舊唐書

二八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

劉昫 撰修

聞人詮校刻 沈桐同校

德宗順宗諸子

舒王誼　通王諶　虔王諒

肅王詳　文敬太子謜　資王謙

代王諲　昭王誡　欽王諤

珍王誠　郯王經　均王緯

溆王縱　莒王紓　密王綢

郇王綜　邵王約　朱王結

集王緗　冀王絿　和王綺

衡王絢　欽王續　會王纁

福王綰　珍王繕　撫王紘

岳王緄　袁王紳　桂王綸

翼王綽　　蘄王緝

德宗皇帝一十子昭德皇后王氏生順宗皇帝舒王誼昭靖太子之子文敬太子順宗之子諸妃生通王巳下八王本録不載母氏

舒王誼本名謨代宗第三子昭靖太子邈之子也以其最幼德宗憐之命之為子大曆十四年六月封舒王拜開府儀同三司與通王虔王同日封仍詔所司其開府俸料逐月進內尋以軍興罷之建中元年領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大使以涇州刺史孟皞為節度留後以誼愛弟之子諸王之長軍國大事欲其更踐必委試之明年尚父郭子儀病篤上御紫宸命誼持制書省之誼冠遠遊冠絳紗袍乘象輅駕駟馬飛龍騎士三百人隨之國府之官皆袴褶騎而導前鹵簿備引而不樂在遏密故也及門郭氏子弟迎拜於外王不荅拜子儀臥不能興以手叩頭謝恩而已王解冠珮以常服傳詔勞問之三年蔡帥李希烈叛詔哥舒曜討之八月希烈自帥衆三萬圍哥舒曜于襄城又詔河南都統李勉援之勉捨襄城令大將唐漢臣等選勁兵

徑襲許州以解圍漢臣未至許上遣中使追之責以違詔亟旋師爲賊所乘漢臣之衆大敗勉恐東都危急乃分兵數千赴洛又爲賊所隔賊衆急攻汴滑勉走宋州朝廷大聳乃詔誼爲揚州大都督持節荆襄江西沔鄂等道節度兼諸軍行營兵馬元帥改名誼又以哥舒翰聲近士卒竊議改封普王令統攝諸軍進攻希烈仍以兵部侍郎蕭復爲户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元帥府統軍長史舊例有行軍長史以復父名衡特更之又以新除潭州觀察使孔巢父爲右庶子兼御史大夫充行軍司馬以山南東道節度行軍司馬檢校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樊澤爲諫議大夫兼御史中丞行軍右司馬刑部員外郎劉從一爲吏部郎中兼中丞侍御史韋儹爲工部郎中兼中丞並充元帥府判官兵部員外郎高參爲本司郎中充元帥府掌書記以右金吾大將軍渾瑊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爲中軍虞候江西節度使嗣曹王皐爲前軍兵馬使鄂岳團練使李兼爲之副山南東道節度使賈耽爲中軍兵馬使荆南節度使張伯儀充後軍兵馬使以

左神武軍使王价檢校太子賓客左衛將軍高承謙檢校太子詹事前司農少卿郭曙檢校左庶子前秘書省著作郎常愿爲秘書少監並充元帥府押衙制下未行涇原兵亂而止德宗初聞兵士出怨言不得賞設乃令誼與翰林學士姜公輔傳詔安撫許以厚賞行及内門兵已陣於闕前誼狼狽而還遂奉德宗出幸奉天賊之攻城誼晝夜傳詔慰勞諸軍僅不解帶者月餘從車駕還宮復封舒王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如故永貞元年十月薨廢朝三日

通王諶德宗第三子也大曆十四年封制授開府儀同三司貞元九年十月領宣武軍節度大使汴宋等州觀察支度營田等使以宣武都知兵馬使李萬榮爲留後王不出閤十一年河東帥李自良卒以諶爲河東節度大使以行軍司馬李說知府事充留後亦不出閤

虔王諒德宗第四子大曆十四年封授開府儀同三司貞元二年領蔡州節度大使申光蔡觀察等使以大將吳少誠爲留後十年領朔方靈鹽節度大使靈州大都督以朔方行軍司馬李欒爲靈府左司

馬知府事朔方留後十一年九月橫海大將程懷信逐其帥懷直十月以諒領橫海節度大使滄景觀察等使以都知兵馬使程懷信爲留後王不出閤十六年徐帥張建封卒徐軍亂又以諒領徐州節度大使徐泗濠觀察處置等使以建封子愔爲留後

肅王詳德宗第五子大曆十四年六月封建中三年十月薨時年四歲廢朝三日贈揚州大都督性聰惠上尤憐之追念無已不令起墳墓詔如西域法議層甎造塔禮儀使判官司門郎中李岩上言曰墳墓之義經典有常自古至今無聞異制層甎起塔始於天竺名曰浮圖行之中華竊恐非禮況肅王天屬名位尊崇喪葬之儀存乎簡冊舉而不法垂訓非輕伏請準令造墳庶遵典禮詔從之

文敬太子謜順宗之子德宗愛之命爲子貞元四年封邕王授開府儀同三司七年定州張孝忠卒以謜領義武軍節度大使易定觀察等使以定州刺史張茂昭爲留後十年六月潞帥李抱眞卒又以謜領昭義節度大使澤潞邢洺磁觀察等使以潞將王虔休爲潞府司

馬知留後十五年十月薨時年十八廢朝三日贈文敬太子所司備
禮冊命其年十二月葬於昭應有陵無號發引之日百官送於通化
門外列位哭送是日風雪寒甚近歲未有詔置陵署令丞
資王謙德宗第七子大曆十四年封
代王諲德宗第八子本封縉雲郡王早薨建中二年追封代王
昭王誠德宗第九子貞元二十一年封
欽王諤德宗第十子順宗即位詔曰王者之制子弟畢封所以固藩
輔而重社稷古今之通義也第十弟諤等寬簡忠厚生知孝敬行皆
由禮志不違仁樂善本於性情好賢宗於師傅纘修六藝達人倫風
化之源博習群言知惠和睦友之道溫恭朝夕允茂厥猷克有嘉聞
宜封土宇諤可封欽王第十一弟可封珍王
珍王誠德宗第十一子與欽王同制封德宗仁孝動循法度雖子弟
姑妹之親無所假借建中初詔親王子弟帶開府朝秩者出就本班
又以公主郡縣主出降舅姑抗禮詔曰冠婚之義人倫大經昔唐

堯降嬪帝乙歸妹迫於漢氏同姓主之爰自近古禮教夷陵公郡法
度僭差殊制姻族闕齒序之義舅姑有拜下之禮自家刑國多愧古
人令縣主有行將侯嘉命俾親執棗栗以見舅姑敬遵宗婦之儀降
就家人之禮事資變革以抑浮華其令禮儀使與禮官博士約古今
舊儀及開元禮詳定公主郡縣主出降覲見之文儀以聞初開元中
置禮會院于崇仁里自兵興已來廢而不修故公郡縣主不時降嫁
殆三十年至有華髮而猶丱者雖居內館而不獲覲見十六年矣凡
皇族子弟皆散弃無位或流落他縣湮沉不齒錄無異匹庶及德宗
即位敘用枝屬以時婚嫁公族老幼莫不悲感初即位將謁太廟始
與公郡縣主相見於大次中尊者展其敬幼者申其愛歔欷哭泣之
聲聞於朝公卿陪列者為之悽然每將有大禮必與諸父昆弟同其
齋次及岳陽信寧宜芳永順朗陵陽安襄城德清南華元城新鄉等
十一縣主同月出降勅所司大小之物必周其用至於櫛纚笄總皆
經於心各給錢三百萬使中官主之以買田業不得侵用其衣服之

飾使內司計造不在此數是時所司度用一人籠花計錢七十萬曰籠花首飾婦禮不可闕然用費太廣即無謂也宜損之又損之及三萬而止帝謂主等曰吾非有所愛但不欲無益之費耳各以餘錢六十萬賜之以備他用舊例皇姬下嫁舅姑返拜而婦不荅及是制下禮官定制曰既成婚於禮會院明晨舅坐於堂東階西向姑南向婦執笲盛以棗栗升自西階再拜跪奠於舅席前退降受笲盛以服脩升北面再拜跪奠於姑席前降東面拜壻之伯叔兄弟姊妹已而謝恩於光順門壻之親族亦隨之然後會讌於十六宅是日縣主皆如其制初贈司徒沈易良之妻崔氏即太后之季父毋也帝每見之方踞而鞾召王韋二美人出拜勑崔氏坐受勿荅故戚屬之間罔不憚其敬不肅而遵禮法焉

順宗二十三子莊憲皇后王氏生憲宗皇帝王昭儀生郯王經趙昭儀生宋王結王昭儀生郇王綜王昭訓生衡王絢餘十八王本録不載母氏

郯王經本名渙順宗次子始封建康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太和八年薨

均王緯本名沔順宗第三子始封洋川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

漵王縱本名洵順宗第四子初授殿中監封臨淮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

莒王紓本名浼順宗第五子初授秘書監封弘農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太和八年薨

密王綢本名沐順宗第六子始封漢東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元和二年九月薨

郇王綜本名湜順宗第七子初授少府監封晉陵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元和三年四月薨

邵王約本名溆順宗第八子初授國子祭酒封高平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

宋王結本名滋順宗第九子始封雲安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長

慶二年薨
集王緗貞元二十一年封長慶二年薨
巽王綀本名準順宗第十子初授太常卿封宣城郡王貞元二十一
年進封大和九年薨
和王綺本名滑順宗第十一子始封德陽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
大和七年薨
衡王絢順宗第十二子貞元二十一年封寶曆二年薨
欽王績順宗第十三子貞元二十一年封
會王纁順宗第十四子貞元二十一年封元和五年十一月薨
福王綰本名滬順宗第十五子母莊憲王皇后憲宗同出初授光祿
卿封河東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咸通元年特冊拜司空明年薨
珍王繕本名況順宗第十六子初授衛尉卿封洛交郡王貞元二十
一年進封
撫王紘順宗第十七子貞元二十一年封咸通四年特冊拜司空五

年冊司徒乾符三年冊太尉其年薨

岳王緄順宗第十八子貞元二十一年封太和二年薨

袁王紳順宗第十九子貞元二十一年封太和十四年薨

桂王綸順宗第二十子貞元二十一年封太和九年薨

翼王綽順宗第二十一子貞元二十一年封咸通二年薨

蘄王緝順宗第二十二子咸通八年封

史臣曰夫聖人君臨寓縣肇啓邦基莫不受命上玄膺名帝籙自太昊已降五運相推迄于殷湯曆數綿永但設均平之化未聞封建之名洎乎周漢始以子弟建侯樹屏以作維城及王室浸微遂有莽卓之亂唐室自艱難已後兩河兵革屢興諸王雖封竟不出閤夫帝王居宸宇之尊撫億兆之衆但能平一理道夙夜嚴恭任賢使能設官分職自然四海樂推天命所祐縱無封建亦鴻基永固安俟嬰孺鎮重哉

贊曰孝文秉禮道弘藩邸睦族展親儀形戚里自閤臨藩所謂周爰

無如惡鳥終懷籠樊

唐書列傳第一百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一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高崇文其先渤海人崇文生幽州朴厚寡言少從平盧軍貞元中隨韓全義鎮長武城治軍有聲五年夏吐蕃三萬寇寧州崇文率甲士三千救之戰于佛堂原大破之死者過半韓全義入覲崇文掌行營節度留務遷兼御史中丞十四年爲長武城使積粟練兵軍聲大振永貞元年冬劉闢阻兵朝議討伐宰臣杜黃裳以爲獨任崇文可以成功元和元年春拜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左神策行營節度使兼統左右神策奉天麟游諸鎮兵以討闢時宿將專征者甚衆人人自謂當選及詔出大驚崇文在長武城練卒五千常若寇至及是

中使至長武卯時宣命而辰時出師五千器用無闕者軍至興元軍中有折逆旅之匕箸斬之以徇西從閬中入遂卻劍門之師解梓潼之圍賊將邢泚遁歸屯軍梓州因拜崇文爲東川節度使先是劉闢攻陷東川擒節度使李康及崇文克梓州乃歸康求雪己罪崇文以康敗軍失守遂斬之成都北一百五十里有鹿頭山扼兩川之要闢築城以守又連八柵張犄角之勢以拒王師是日破賊二萬于鹿頭城下大雨如注不克登乃止明日又破于萬勝堆堆在鹿頭之東使驍將高霞寓親鼓士扳緣而上矢石如雨又命敢死士連登奪其堆燒其柵柵中之賊殲焉遂據堆下瞰鹿頭城城中人物可數凡八大戰皆大捷賊搖心矣八月阿跌光顏與崇文約到行營愆一日懼誅乃深入以自贖故軍於鹿頭西大河之口以斷賊粮道賊大駭是日賊綿江柵將李文悅以三千人歸順尋而鹿頭將仇良輔舉城降者衆二萬闢之男方叔子壻蘇強先監良輔軍是日械繫送京師降卒投戈面縛者彌十數里遂長驅而直指成都德陽等縣城皆鎮以重

兵莫不望旗率服師無留行闢大懼以親兵及逆黨盧文若賫重寶
西走吐蕃吐蕃素受其賂且將啓之崇文遣高霞寓酈定進倍道追
之至羊灌田及焉闢自投岷江擒於涌湍之中西蜀平乃檻闢送京
師伏法文若赴水死王師入成都介士屯于大逵軍令嚴肅珍寶山
積市井不移無秋毫之犯先是賊將邢泚以兵二萬爲鹿頭之援既
降又貳斬之以徇衣冠陷逆者皆匍匐衙門請命崇文條奏全活之
制授崇文檢校司空兼成都尹充劒南西川節度管內度支營田觀
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西山八國雲南安撫等使改封南平郡王食
實封三百戶詔刻石紀功于鹿頭山下崇文不通文字厭大府案牘
諮稟之繁且以優富之地無所陳力乞居塞上以扞邊戍懇疏累上
二年冬制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邠州刺史邠寧慶三州節度觀察
等使仍充京西都統恃其功而侈心大作帑藏之富百工之巧舉而
自隨蜀都一罄以不習朝儀憚於入覲優詔令便道之鎮居三年大
修戎備元和四年卒年六十四廢朝三日贈司徒謚曰威武配享憲

宗廟庭子承簡少爲忠武軍部將後入神策軍以父征劉闢拜嘉王傅裴度征淮蔡奏承簡以本官兼御史中丞爲其軍都押衙淮西平詔以郾城上蔡遂平三縣爲溵州治郾城用承簡爲刺史尋轉邢州刺史值觀察使責時賦急承簡代數百戶出其租遷宋州刺史屬汴州逐其帥以部將李介行帥事介遣其將責宋官私財物承簡執而囚之自是汴使來者輒繫之一日并出斬于軍門之外威震郡中及介兵大至宋州凡三城已陷南一城承簡保北兩城以拒凡十餘戰會徐州救兵至介爲汴將李質執之傳送京師兵圍宋者即遁去授承簡檢校左散騎常侍充海沂密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俄遷檢校工部尚書義成軍節度鄭滑頴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就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入拜右金吾衛大將軍充右街使復出爲邠寧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先是羌虜多以秋月犯西邊承簡請軍寧州以備之因疾上言乞入覲即隨表詣闕太和元年八月行至永壽縣傳舍卒贈司空崇文孫駢歷位崇顯終淮南節度使自有傳

伊愼兗州人善騎射始爲果毅喪母將營合祔不識其父之墓晝夜號哭未決日夢寐有指導焉遂發壠果得舊記驗大曆八年江西節度使路嗣恭討嶺南哥舒晃之亂以愼爲先鋒直逼賊壘疾戰破之斬首三千級由是復始興之地未幾與諸將追斬晃於泔溪函首獻于闕下嗣恭表愼功授連州長史知當州團練副使三遷江州別駕討梁崇義之歲愼以江西牙將統李希烈摧鋒陷敵功又居多江漢既平希烈愛愼之材數遺善馬意欲縻之愼以計遁歸命本道明年希烈果反嗣曹王臯始至鍾陵大集將吏得愼而壯之大集兵將繕理舟師希烈懼愼爲曹王所任遺愼七屬之甲詐爲愼書行間焉上遣中使即軍以詰之曹王乃抗疏論雪上章未報會賊兵泝江來寇曹王乃召愼勉之令戰大破三千餘衆朝廷始信其不貳累破蔡山柵取蘄州降其將李良又攻黃梅縣殺賊將韓霜露斬首千餘級優詔褒異授試太子詹事封南充郡王又兼御史中丞蘄州刺史充節度都知兵馬使建中末車駕在梁洋鹽鐵使包佶以金幣泝江將進

獻次于蘄口時賊已屠汴州遣驍將杜少誠將步騎萬餘來寇黃梅以絕江道愼兵七千遇於永安戍愼列樹三柵相去數里偃旗卧鼓於中柵聲鼓三柵悉兵以擊賊軍大亂少誠脫身以免斬級不可勝數江路遂通又破苟莽柵進兵圍安州賊阻溳水攻之不能下希烈遣其甥劉戒虛將騎八千來援愼分兵迎擊戰于應山擒戒虛縛示城下遂開門請罪以功拜安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仍賜實封一百戶希烈又遣將援隋州愼擊之於厲鄉走康叔夜斬首五千級希烈死李惠登爲賊守隋州愼飛書招諭惠登遂以城降因密奏惠登可用詔授隋州刺史貞元十五年以愼爲安黃等州節度管內支度營田觀察等使十六年吳少誠阻命詔以本道步騎五千兼統荆南湖南江西三道兵當其一面於申州城南前後破賊數千以例加檢校刑部尚書二十一年於安黃置奉義軍額以爲奉義軍節度使檢校右僕射憲宗即位入覲拜右僕射元和二年轉檢校左僕射兼右金吾衛大將軍以賂第五從直求鎭河中爲從直所奏貶右衛將軍數月

復爲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右衛上將軍元和六年卒年六十八贈太
子太保

朱忠亮本名士明汴州浚儀人初事薛嵩爲將大暦中詔鎭普潤縣
掌屯田朱泚之亂以麾下四十騎奔奉天德宗嘉之封東陽郡王爲
奉天定難功臣及大駕南幸爲虜騎所獲繫於長安賊平李晟釋之
薦衙職署定平鎭都虞候鎭使李朝寀卒遂代之憲宗即位加御史
大夫築臨涇城有勞特加檢校工部尚書涇原四鎭節度使仍賜名
涇上舊俗多賣子忠亮以俸錢贖而還其親者約二百人元和八年
卒贈右僕射

劉昌裔太原陽曲人少遊三蜀楊琳之亂昌裔說其歸順及琳授洺
州刺史以昌裔爲從事琳死乃去曲環將幽隴兵收濮州也辟爲判
官詔授監察御史累加至檢校兵部尚書賜紫兼中丞充營田副使
貞元十五年環鎭許州卒詔上官涚知節度留後吳少誠攻許州涚
領事欲弃城走昌裔追止之曰留後既受詔宜以死守城況城中士

馬足以破賊但堅壁不戰不過五七日賊勢必衰我以全制之可也泚然之賊日夕攻急堞壞不得修昌裔令造戰棚木柵以待募壯士破營得突將千人鑿城分出大破之因立戰棚木柵於城上城以故不陷兵馬使安國寧與泚不善謀反以城降賊事洩昌裔密計斬之即召其麾下千餘人食之賞縑二匹伏兵諸要巷令持縑者悉斬之無一人得脫十六年以全陳許功以泚爲節度使昌裔爲陳州刺史韓全義之敗溵水也與諸道兵皆走保陳州求舍昌裔登城謂曰天子命公討蔡州今來陳州義不敢納請舍城外而從千騎入全義營持牛酒勞軍全義不自意驚喜歎服十八年改充陳許行軍司馬明年泚卒詔昌裔爲許州刺史充陳許節度使再加檢校右僕射元和八年五月許州大水壞廬舍漂溺居人六月徵昌裔加檢校左僕射兼左龍武統軍初昌裔以老疾而軍府無政因其水敗軍府上乃促令韓皐代之昌裔赴召至長樂驛聞有是命乃上言風眩請歸私第許之其年卒贈潞州大都督

范希朝字致君河中虞鄉人建中年爲邠寧虞候戎政修舉事節度使韓遊瓌及德宗幸奉天希朝戰守有功累加兼中丞爲寧州刺史遊瓌入覲自奉天歸邠州以希朝素整肅有聲畏其逼己求其過將殺之希朝懼奔鳳翔德宗聞之趣召至京師寘於左神策軍中遊瓌歿邠州諸將列名上請希朝爲節度德宗許之希朝讓於張獻甫曰臣始偪而來終代其任非所以防覬覦安反側也詔嘉之以獻甫統邠寧數日除希朝振武節度使就加檢校禮部尚書振武有党項室韋交居川阜凌犯爲盜日入慝作謂之刮城門居人懼駭鮮有寧日希朝周知要害置堡柵斥候嚴密人遂獲安異蕃雖鼠竊狗盜必殺無赦戎虜甚憚之曰有張光晟苦城久矣今聞是乃更姓名而來其見畏如此蕃落之俗有長帥至必効奇駝名馬雖廉者猶曰當從俗以致其歡希朝一無所受積十四年皆保塞而不爲橫單于城中舊少樹希朝於他處市柳子命軍人種之俄遂成林居人賴之貞元末累表請修朝覲時節將不以他故自述職者惟希朝一人德宗大悅

既至拜檢校右僕射兼右金吾大將軍順宗時王叔文黨用事將授韓泰以兵柄利希朝老疾易制乃命爲左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鎮奉天而以泰爲副欲因代之叔文敗而罷憲宗即位復以檢校僕射爲右金吾出拜檢校司空充朔方靈鹽節度使突厥別部有沙陀者北方推其勇勁希朝誘致之自甘州舉族來歸衆且萬人其後以之討賊所至有功遷河東節度使率師討鎮州無功既耄且疾事不理除左龍武統軍以太子太保致仕元和九年卒贈太子太師希朝近代號爲名將人多比之趙充國及張茂昭擊王承宗幾覆希朝詭寇不前物議罪之

王鍔字昆吾自言太原人本湖南團練營將初楊炎貶道州司馬鍔候炎於路炎與言異之後嗣曹王皐爲團練使擢任鍔頗便之使招召州武岡叛將王國良有功表爲召州刺史及皐改江西節度使李希烈南侵皐請鍔以勁兵三千鎮尋陽後皐自以全軍臨九江既襲得蘄州盡以衆渡乃表鍔爲江州刺史兼中丞充都虞候因以鍔從

小心習事善探得軍府情狀至於言語動靜巨細畢以白皋皋亦推心委之雖家燕妻女之會鍔或在焉鍔感皋之知事無所避後皋攻安州使伊愼盛兵圍之賊懼皋使至城中以約降皋使鍔懸而入既成約殺不從者以出明日城開皋以其衆入伊愼以賊恟懼由其圍也不下鍔鍔稱疾避之及皋爲荆南節度使表鍔爲江陵少尹兼中丞欲列於賓倅馬彝裴泰鄙鍔請去乃復以爲都虞候明年從皋至京師皋稱鍔於德宗曰鍔雖文用小不足他皆可以試驗遂拜鴻臚少卿尋除容管經略使凡八年谿洞安之遷廣州刺史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廣人與夷人雜處地征薄而叢求於川市鍔能計居人之業而榷其利所得與兩稅相埒鍔以兩稅錢上供時進及供奉外餘皆自入西南大海中諸國舶至則盡没其利由是鍔家財富於公藏日發十餘艇重以犀象珠貝稱商貨而出諸境周以歲時循環不絕凡八年京師權門多富鍔之財拜刑部尚書時淮南節度使杜佑屢請代乃以鍔檢校兵部尚書充淮南副節度使鍔始見佑以趨拜悅

佑退坐司馬聽事數日詔杜佑以鍔代之鍔明習簿領善小數以持
下吏或有姦鍔畢究之嘗聽理有遺匿名書於前者左右取以授鍔
鍔内之鞾中鞾中先有他書以雜之及吏退鍔探取他書焚之人信
其以所匿名者焚也旣歸省所告者異日乃以他微事連其所告者
固窮按驗之以譎衆下吏以爲神明鍔長於部領程作有法軍州所
用竹木其餘碎屑無所弃皆復爲用掾曹簾壞吏以新簾易之鍔察
知以故者付舡坊以替篙其他率如此每有饗宴輒録其餘以備後
用或云賣之收利皆自歸故鍔錢流衍天下在鎮四年累至司空元
和二年來朝眞拜左僕射未幾除檢校司徒河中節度居三年兼太
子太傅移鎮太原時方討鎮州鍔緝綏訓練軍府稱理鍔受符節居
方面凡二十餘年九年加同平章事十年卒年七十六贈太尉鍔將
卒約束後事甚明如知其死日鍔附太原王翃爲從子以婿閥自炫
翃子弟多附鍔以致名官又嘗讀春秋左氏傳自稱儒者人皆笑之
子稷歷官鴻臚少卿鍔在藩鎮稷嘗留京師以家財奉權要視官高

下以進賂不待白其父而行之廣治第宅嘗奏請籍坊以益之作複垣洞穴實金錢於其中貴官清品溺其賞宴而遊不憚清議及父卒爲奴所告稷換鍔遺表隱沒所進錢物上令鞫其奴於內仗又發中使就東都驗責其家財宰臣裴度苦諫於是罷其使而殺奴稷長慶二年爲德州刺史廣賫金寶僕妾以行節度使李全略利其貨而圖之故致本州軍亂殺稷其室女爲全略所虜以妓媵處之稷子叔泰開成四年滄州節度使劉約上言王稷爲李全略所殺家無遺類稷男叔泰時年五歲郡人宋忠獻匿之獲免乃收養之今已成長臣奬其義忠獻已補職叔泰津送以聞文宗詔曰王鍔累朝宣力王稷一旦捐軀須録孤遺微申憫念王叔泰宜委吏部與九品官令奉祭

閻巨源貞元十九年以勝州刺史攝振武行軍司馬屬希朝入覲遂代爲節度以材力進無他智能初不知書而好文其言輒乖誤時人多撫其談說以爲戲然以寬厚爲將卒所懷後爲邠寧節度使檢校左僕射元和九年卒

孟元陽起於陳許軍中理戎整肅勤事善部署曲環之爲節度元陽已爲大將環使董作西華屯元陽盛夏芒屩立稻田中須從者退而後就舍故其田歲無不稔軍中足食環卒吳少誠寇許州元陽城守外無救兵攻圍甚急而終不能傳其城賊乃罷兵韓全義五樓之敗諸軍多私歸元陽及神策都將蘇元策宣州都將王幹各率部留軍溵水破賊二千餘人兵罷加御史大夫元和初拜河陽節度檢校尚書五年拜右僕射昭義節度入爲右羽林統軍封趙國公俄拜左金吾大將軍復除統軍元和九年卒贈揚州大都督

趙昌字洪祚天水人祖不器父居貞皆有名於時李承昭爲昭義節度辟昌在幕府貞元七年爲虔州刺史屬安南都護爲夷獠所逐拜安南都護夷人率化十年因屋壞傷脛懇疏乞還以檢校兵部郎中裴泰代之入拜國子祭酒及泰爲首領所逐德宗詔昌問狀昌時年七十二而精健如少年者德宗奇之復命爲都護南人相賀憲宗即位加檢校工部尚書尋轉戶部尚書充嶺南節度元和三年遷鎮荆

南徵爲太子賓客及得見拜工部尚書兼大理卿歲餘讓卿守本官六年除華州刺史辭於麟德殿時年八十餘趨拜輕捷召對詳明上退而歎異宜宰臣密訪其頤養之道以奏焉在郡三年入爲太子少保九年卒年八十五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成

史臣曰高崇文以律貞師勤於軍政戎麾指蜀遽立奇功可謂近朝之良將也伊愼朱忠亮劉昌裔范希朝閻巨源孟元陽趙昌等各立功立事亦一時之名臣王鍔明可照姦忠能奉主此乃垂名於後也至若竹頭木屑曾無弃遺作事有程儉而足用則又士君子之爲也如賊收貲出務積珠金唯利是求多財爲累則與夫淸白遺子孫者遠矣凡百在位得不鑑之

贊曰崇文之功顯於西蜀伊愼之忠見乎南服朱劉范閻各有其目元陽趙昌不無遺躅惟彼太原戰勳可録累在多財子孫不禄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一

[illegible]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刋沈桐同校

馬璘　郝廷玉
王栖曜子茂元　劉昌子士涇
李景略　張萬福
高固　郝玼
段佐　史敬奉　野詩良輔附

馬璘扶風人也祖正會右威衛將軍父晟右司禦率府兵曹叅軍璘少孤落拓不事生業年二十餘讀馬援傳至大丈夫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而歸慨然歎曰豈使吾祖勳業墜于地乎開元末杖劒從戎自効於安西以前後奇功累遷至左金吾衛將軍同正至德初王室多難璘統甲士三千自二庭赴于鳳翔肅宗奇之委以東討殄寇陝郊破賊河陽皆立殊効嘗從李光弼攻賊洛陽史朝義自領精卒

拒王師于北邙營壘如山旌甲耀日諸將愕眙不敢動璘獨率所部横戈而出入賊陣者數四賊因披靡潰去副元帥李光弼壯之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有雄捷如馬將軍者遷試太常卿明年蕃賊寇邊詔璘赴援河西廣德初僕固懷恩不順誘吐蕃入寇代宗避狄陝州璘即日自河右轉鬬戎虜間至于鳳翔時蕃軍雲合鳳翔節度使孫志直方閉城自守璘乃持滿外向突入懸門不解甲背城出戰吐蕃奔潰璘以勁騎追擊俘斬數千計血流于野由是雄名益振代宗還宫召見慰勞之授兼御史中丞永泰初拜四鎮行營節度兼南道和蕃使委之禁旅俾清殘寇俄遷四鎮北庭行營節度及邠寧節度使兼御史大夫旋加檢校工部尚書以犬戎浸驕歲犯郊境涇州最鄰戎虜乃詔璘移鎮涇州兼權知鳳翔隴右節度副使涇原節度涇州刺史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如故復以鄭滑二州隷之璘詞氣慷慨以破虜爲己任既至涇州分建營堡繕完戰守之具頻破吐蕃以其生口俘馘來獻前後破吐蕃約三萬餘衆在涇州令寬而

肅人皆樂爲之用鎮守凡八年雖無拓境之功而城堡獲全虜不敢犯加檢校右僕射上甚重之遷檢校左僕射知省事詔宰臣百寮於尚書省送上進封扶風郡王璘雖生於士族少無學術忠而能勇武幹絶倫艱難之中頗立忠節中興之猛將也年五十六大曆十二年卒德宗悼之廢朝贈司徒璘父將邊軍屬西蕃寇擾國家倚爲屏翰前後賜與無算積聚家財不知紀極在京師治第舍尤爲宏侈天寶中貴戚勲家已務奢靡而垣屋猶存制度然衛公李靖家廟已爲嬖臣楊氏馬厩矣及安史大亂之後法度隳弛内臣戎帥競務奢豪亭館第舍力窮乃止時謂木妖璘之第經始中堂費錢二十萬貫他室降等無幾及璘卒於軍子弟護喪歸京師士庶觀其中堂或假稱故吏爭往赴弔者數十百人德宗在東宫宿聞其事及踐祚條舉格令第舍不得踰制仍詔毀璘中堂及内官劉忠翼之第璘之家園進屬宫司自後公卿賜宴多於璘之山池子弟無行家財尋盡○郝廷玉者驍勇善格鬬事太尉李光弼爲帳中愛將乾元中史思明再陷洛陽

光弼拔東都之師保河陽時三城壁壘不完芻粮不支旬日賊將安太清等率兵數萬四面急攻光弼懼賊勢西犯河潼極力保孟津以掎其後晝夜嬰城血戰不解將士夷傷光弼召諸將訊之曰賊黨何面難抗或對曰西北隅最爲勍敵乃亟召廷玉謂之曰兇渠攻西北者難奈爾爲我決勝而還辭曰廷玉所領步卒也願得騎軍五百光弼以精騎三百授之光弼法令嚴峻是日戰不利而還者不解甲斬之廷玉奮命先登流矢雨集馬傷不能軍而退光弼登堞見之駭然曰廷玉奔還吾事敗矣促令左右取廷玉首來廷玉見使者曰馬中毒箭非敗也光弼命易馬而復徑騎衝賊陣馳突數四俄而賊黨大敗於河壖廷玉擒賊將徐璜而還繇是賊解中潬之圍信宿退去前後以戰功累授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封安邊郡王從光弼鎮徐州光弼薨代宗用爲神策將軍永泰初僕固懷恩誘吐蕃迴紇入犯京畿分命諸將屯於要害廷玉與馬璘率五千人屯於渭橋西窯底觀軍容使魚朝恩以廷玉善陣欲觀其教閱廷玉乃於營內列部伍

鳴鼓角而出分而爲陣竝兵張翼舒作離作合坐作進退其衆如一朝恩歎曰吾在兵間十餘年始見郝將軍之訓練耳治戎若此豈有前敵耶廷玉悽然謝曰此非末校所長臨淮王之遺法也太尉善御軍賞罰當功過每校旗之日軍士小不如令必斬之以徇由是人皆自効而赴蹈馳突有心破膽裂者太尉薨變已來無復校旗之事此不足軍容見貴王縉爲河南副元帥詔以廷玉爲其都知兵馬使累授秦州刺史大曆八年卒追錄舊勲贈工部尚書

王栖曜濮州濮陽人也初遊鄉學天寶末安祿山叛尚衡起義兵討之以栖曜爲牙將下兗鄆諸縣軍威稍振進爲衙前揔管初逆將邢超然據曹州栖曜攻之超然乘城號令栖曜曰彼可取也一箭殞之城中氣懾遂拔曹州及衡居節制授右威衛將軍先鋒遊弈使隨衡入朝授試金吾衛將軍上元元年王璵爲浙東節度使奏爲馬軍兵馬使廣德中草賊袁晁起亂台州連結郡縣積衆二十萬盡有浙江之外御史中丞袁傪東討奏栖曜與李長爲偏將聯日十餘戰生擒

表晃收復郡邑十六授常州別駕浙西都知兵馬使時江左兵荒詔內常侍馬日新領汴滑軍五千鎮之日新貪暴賊蕭庭蘭乘人怨訴逐之而劫其衆時栖曜遊弈近郊爲賊所脅進圍蘇州栖曜因其懈怠挺身登城率城中兵復出擊賊其衆大潰遷試金吾大將軍李靈曜叛于汴州浙西觀察使李涵俾栖曜將兵四千爲河南犄角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累加至御史中丞李希烈既陷汴州乘勝東侵連陷陳留雍丘頓軍寧陵期襲宋州浙西節度使韓滉命栖曜將強弩數千夜入寧陵希烈不之知晨朝弩矢及希烈坐幄希烈驚曰此江淮弩士入矣遂不敢東去貞元初拜左龍武大將軍旋授鄜坊丹延節度觀察使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貞元十九年卒於位子茂元

茂元幼有勇略從父征伐知名元和中爲右神策將軍大和中檢校工部尚書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在安南招懷蠻落頗立政能南中多異貨茂元積聚家財鉅萬計李訓之敗中官利其財掎摭其事言

茂元因王涯鄭注見用茂元懼罄家財以賂兩軍以是授忠武軍節度陳許觀察使會昌中爲河陽節度使是時河北諸軍討劉稹茂元亦以本軍屯天井賊未平而卒

劉昌字公明汴州開封人也出自行間少學騎射及安祿山反昌始從河南節度張介然授易州遂城府左果毅及史朝義遣將圍宋州昌在圍中連月不解城中食盡賊垂將陷之刺史李岑計蹙昌爲之謀曰今河陽有李光弼制勝且江淮足兵此廩中有數千斤麴可以屑食計援兵不二十日當至東南隅之敵衆以爲危昌請守之昌遂被鎧持盾登城陳逆順以告諭賊賊衆畏服後十五日副元帥李光弼救軍至賊乃宵潰光弼聞其謀召置軍中超授試左金吾衛郎將光弼卒宰臣王縉令歸宋州爲牙門將轉太僕卿兼許州別駕李靈曜據汴州叛刺史李僧惠將受靈曜牽制昌密遣曾神表潛說僧惠僧惠召昌問計昌泣陳其逆順僧惠感之乃使神表齎表詣闕請討靈曜遂翦靈曜左翼汴州平李忠臣嫉僧惠功遂欲殺昌昌潛遁及

劉玄佐爲刺史乃復其職又轉太常卿兼華州別駕玄佐尋爲宋亳潁宣武軍節度使昌自下軍爲左廂兵馬使李納反以師收考城充行營諸軍馬步都虞候加檢校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明年玄佐圍濮州昌攝濮州刺史李希烈既陷汴州玄佐遣將高翼以精兵五千保援襄邑城陷翼赴水死自宋及江淮人心震恐時昌以三千人守寧陵希烈率五萬衆陣于城下昌深壍以遏地道凡四十五日不解甲冑躬勵士卒大破希烈希烈解圍攻陳州刺史李公廉計窮昌從劉玄佐以浙西兵合三萬人救之至陳州西五十里與賊遇昌晨壓其陣及未成列大破之生擒其將翟暉希烈退保蔡州自此不復侵軼詔加檢校左散騎常侍隨玄佐收汴州加檢校工部尚書增實封通前二百戸丁母憂加起復金吾衛大將軍贈其母梁國夫人貞元三年玄佐朝京師上因以宣武士衆八千委昌北出五原軍中有前却沮事昌繼斬三百人遂行尋以本官授京西北行營節度使歲餘授涇州刺史充四鎮北庭行營兼涇原節度支度營田等使昌躬率

士衆力耕三年軍食豐羨名聞闕下復築連雲堡受詔城平涼以扼彈箏峽口昌命徒庀事旬餘而畢又於平涼西別築胡谷堡名曰彰信平涼當四會之衝居北地之要分兵援戍遏其要衝遂以保寧邊鄙加檢校右僕射昌初至平涼刼盟之所收聚亡歿將士骸骨坎瘞之因感夢於昌有媿謝之意昌上聞德宗下詔深自剋責遣秘書少監孔述睿及中使以御饌內造衣服數百襲令昌收其骸骨分爲大將三十人將士百人各具棺槥衣服葬於淺水原建二塚大將曰旌義塚將士曰懷忠塚詔翰林學士撰銘志祭文昌盛陳兵設幕次具牢饌祭之昌及大將皆素服臨之焚其衣服紙錢別立二石堆題以塚名諸道師徒莫不感泣昌在西邊僅十五年強本節用軍儲豐羨及嬰疾約以是日赴京求醫未發而卒年六十四廢朝一日贈司空

子士涇

士涇德宗朝尚主官至少列十餘年家富於財結託中貴交通權倖憲宗朝遷太府卿制下給事中韋弘景等封還制書言士涇不合居

九卿辭語激切憲宗謂弘景曰士涇父有功於國又是戚屬制書宜下
弘景奉詔士涇善胡琴多遊權倖之門以此為之助時論鄙之
李景略幽州良鄉人也大父楷固父承悅檀州刺史密雲軍使景略以門
蔭補幽府功曹大曆末寓居河中闔門讀書李懷光為朔方節度招
在幕府五原有偏將張光者挾私殺妻前後不能斷光富於財貨獄
吏不能劾景略訊其實光竟伏法既而亭午有女厲被髮血身膝行
前謝而去左右有識光妻者曰光之妻也因授大理司直遷監察御
史及懷光屯軍咸陽反狀始萌景略時說懷光請復宮闕迎大駕懷
光不從景略出軍門慟哭曰誰知此軍一日陷於不義軍士相顧甚
義之因退歸私家尋為靈武節度杜希全辟在幕府轉殿中侍御史
兼豐州刺史西受降城使豐州北扼迴紇迴紇使來中國豐乃其通
道前為刺史者多懦弱虜使至則敵禮抗坐時迴紇遣梅録將軍隨
中官薛盈珍入朝景略欲以氣制之郊迎傳言欲先見中使梅録初
未喻景略既見盈珍乃使謂梅録曰知可汗初没欲申弔禮乃登高

攏伍以待之梅錄俯僂前哭景略因撫之曰可汗弃代助爾號慕虜之驕容威氣索然盡矣遂以行呼景略自此迴紇使至景略皆拜之于庭由是有威名杜希全忌之上表誣奏貶袁州司馬希全死徵爲左羽林將軍對于延英殿奏對衎衎有大臣風彩時河東李說有疾詔以景略爲太原少尹節度行軍司馬時方鎭節度使少徵入換代者皆死亡乃命焉行軍司馬盡簡自上意受命之日人心以屬景略居疑師之地勢已難處迴紇使梅錄將軍入朝說置宴會梅錄爭上下坐說不能遏景略叱之梅錄前過豐州者也識景略語音疾趨前拜曰非豐州李端公耶不拜麾下久矣何其瘠也又拜遂命之居次坐將吏賓客顧景略悉加嚴憚說心不平厚賂中尉竇文場將去景略使爲內應歲餘風言迴紇將南下陰山豐州宜得其人上素知景略在邊時事上方軫慮文場在旁言景略堪爲邊任乃以景略爲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天德軍西受降城都防禦使迫塞苦寒土地鹵瘠俗貧難處景略節用約已與士同甘苦將卒安之鑿咸應永清二

渠漑田數百頃公私利焉廩儲備器械具政令肅智略明二歲後軍聲雄冠北邊迴紇畏之天下皆惜其理未盡景略之能貞元二十年卒於鎮年五十五贈工部尚書

張萬福魏州元城人自曾祖至其父皆明經止縣令州佐萬福以父祖業儒皆不達不喜爲書生學騎射年十七八從軍遼東有功爲將而還累攝舒廬壽三州刺史舒廬壽三州都團練使州送租賦詣京師至潁州界爲盜所奪萬福領輕兵馳入潁州界討之賊不意萬福至忙迫不得戰萬福悉聚而誅之盡得其所亡物并得前後所掠人妻子財物牛馬等萬計悉還其家不能自致者萬福給船乘以遣之尋眞拜壽州刺史淮南節度副使爲節度使崔圓所忌失刺史改鴻臚卿以節度副使將千人鎮壽州萬福不以爲恨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人駐濠州不去有窺淮南意圓令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即提卒去止當塗陳莊賊陷舒州圓又以萬福爲舒州刺史督淮南岸盜賊連破其黨大曆三年召赴京師代宗謂曰聞卿名久欲

一識卿面且將累卿以許杲萬福拜謝因前奏曰陛下以一許杲召臣如河北諸將叛欲以屬何人代宗笑謂曰且與吾訂杲事方當大用卿以爲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督淮南岸盜賊至州杲懼移軍上元杲至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追討之未至淮陰杲爲其將康自勸所逐自勸擁兵繼掠循淮而東萬福倍道追而殺之免者十二三盡得其虜掠金帛婦人等皆送致其家元甫將厚賞將士萬福曰官健常虛費衣糧無所事今乃一小賴之不足過賞請用三之一代宗發詔以勞之賜衣一襲宮錦十雙久之詔以本鎭之兵千五百人防秋西京萬福詣揚州交所領兵會元甫死諸將皆願得萬福爲帥監軍使米重耀亦請萬福知節度事萬福曰某非幸人勿以此相待遂去之帶利州刺史鎭咸陽因留宿衛李正巳反將斷江淮路令兵守埇橋渦口江淮進奏舡千餘隻泊渦下不敢過德宗以萬福爲濠州刺史召見謂曰先帝改卿名正者所以褒卿也朕以爲江淮草木亦知卿威名若從先帝所改恐賊不知是卿也復賜名萬福馳

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舡淄青兵馬倚岸睥睨不敢動諸道舡繼進改泗州刺史魏州飢父子相賣餓死者接道萬福曰魏州吾鄉里安可不救令其兄子將米百車往餽之又使人於汴口魏人自賣者給車牛贖而遣之爲杜亞所忌徵拜右金吾將軍召見德宗驚曰杜亞言卿昏耄卿乃如是健耶詔圖形於凌煙閣數賜酒饌衣服并勅度支籍口畜給其費及陽城等於延英門外請對論事伏閤不去德宗大怒不可測萬福揚言曰國有直臣天下太平矣萬福年已八十見此盛事閤前徧揖城等天下益重其名貞元二十一年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其年五月卒年九十萬福自始從軍至卒祿食七十餘年未嘗病一日典九郡皆有恵愛在泗州時遇德宗幸奉天李希烈反陳少遊悉令管內刺史送妻子在揚州以爲質萬福獨不送謂使者曰爲某白相公萬福妻老且醜不足煩相公寄意終不之遣由是爲人所稱

高固高祖侃永徽中爲北庭安撫使有生擒車鼻可汗之功官至安

東都護事具前録固生微賤爲叔父所賣展轉爲渾瑊家奴號曰黄芩性敏惠有膂力善騎射好讀左氏春秋瑊大愛之養如已子以乳母之女妻之遂以固名取左氏傳高固之名也少隨瑊從戎於朔方德宗幸奉天固猶在瑊麾下是時賊兵已突入東壅門固引甲士亂揮長刀連斫數賊拽車塞闔一以當百賊乃退去衆咸壯之以功封渤海郡王李懷光既反德宗再幸梁漢懷光發跡邠寧至是使留後張昕取將士萬餘人以資援河中固時在軍中乃伺便突入張昕帳中斬首以徇拜檢校右散騎常侍前軍兵馬使貞元十七年節度使楊朝晟卒軍中請固爲帥德宗念固功因授檢校工部尚書順宗即位就加檢校禮部尚書憲宗朝進檢校右僕射數年受代入爲統軍轉檢校左僕射兼右羽林統軍元和四年七月卒贈陝州大都督

郝玼者涇原之戍將也貞元中爲臨涇鎮將勇敢無敵聲振虜庭玼以臨涇地居險要當虜要衝白其帥曰臨涇草木豐茂宜畜牧西蕃入寇每屯其地請完壘益軍以折虜之入寇前帥不從及段佐節制

涇原深然其策元和三年佐請築臨涇城朝廷從之仍以爲行涼州詔玼爲刺史以戍之自此西蕃入寇不過臨涇玼出自行間前無堅敵在邊三十年每戰得蕃俘必刳剔而歸其屍蕃人畏之如神贊普下令國人曰有生得郝玼者賞之以等身金蕃中兒啼者呼玼名以怖之十三年檢校左散騎常侍渭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涇原行營節度平涼鎮遏都知兵馬使封保定郡王吐蕃畏其威綱紀欲圖之朝廷慮失驍將移授慶州刺史竟終牖下

段佐者亦以勇敢知名少事汾陽王子儀爲牙將從征邊朔績効居多貞元末爲涇原節度使練卒保邊亦爲西蕃畏憚累至檢校工部尚書右神策大將軍元和五年卒

史敬奉靈武人少事本軍爲牙將元和十四年敬奉大破吐蕃於鹽州城下賜實封五十戶先是西戎頻歲犯邊敬奉白節度杜叔良請兵三千備一月粮深入蕃界叔良以二千五百人授之敬奉旣行十餘日人莫知其所向皆謂吐蕃盡殺之矣乃由他道深入突出蕃衆

之後戎人驚潰散奔寧衆十八破之殺戮不可勝紀驅其餘衆於蘆河獲羊馬駝牛萬數散奔形甚短小若不能勝衣至於野外馳逐能擒奔馬自執鞍勒隨鞍躍上然後羈帶弓矢在手前無強敵甥姪及僮使僅二百人每以自隨臨入敵輒分其隊爲四五隨逐水草每數日各不相知及相遇已皆有獲虜矣與鳳翔將野詩良輔涇原將郝玼各以各雄邊上吐蕃嘗謂漢使曰唐國既與吐蕃和好何妄語也問曰何謂曰若不妄語何因遣野詩良輔作隴州刺史其畏憚如此

史臣曰自盜起中原河隴陷虜犬戎作梗屢犯郊畿謀臣運策以竭精武士荷戈而不暇如璘昌之材力扼腕奮命欲吞虜於胷中郝史驍雄斬將搴旗將申威於塞外而竟不能北踰白道西出蕭關俾十九郡生民竟淪左衽僅能自保功何取焉雖運使時然亦將略有所未至栖曜萬福之節槩景略之負氣壯哉

贊曰馬劉史郝氣雄邊朔力扞獯虜終慙衛霍萬福義勇景略氣豪爲人所忌慷慨徒勞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刋沈桐同校

姚南仲 劉迺 子伯芻 孫端夫 曾孫允章附

袁高 段平仲

薛存誠 子廷老 廷老子保遜 保遜子昭緯 盧坦

姚南仲華州下邽人乾元初制登科第授太子校書歷高陵昭應萬年三縣尉遷右拾遺轉右補闕大歷十三年貞懿皇后獨孤氏崩代宗悼惜不已令於近城爲陵墓冀朝夕臨望於目前南仲上疏諫曰伏聞貞懿皇后今於城東章敬寺北以起陵廟臣不知有司之請乎陛下之意乎陰陽家流希旨乎臣愚以爲非所宜也謹具疏陳論伏願暫留天睠而省察焉臣聞人臣宅於家君上宅於國長安城是陛下皇居也其可穿鑿興動建陵墓於其側乎此非宜一也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是以古帝前王葬后妃莫不憑丘原遠郊郭今

則西臨宮闕南迫康莊若使近而可見死而復生雖在西宮待之可也如骨肉歸土魂無不之童敬之比竟何所益視之兆庚則彰溺愛垂之萬代則累明德此非所宜二也夫帝王者居高明燭幽滯先皇所以因龍首建望春蓋爲此也今若起陵目前動傷宸慮天心一傷數日不平且匹夫向隅滿堂爲之不樂萬乘不樂人其可歡心乎又暇日起歌動鍾于內此地皆聞此非宜三也伏以貞懿皇后坤德合天毋慈逮下陛下以切軫旒扆久侯蓍龜始謚之以貞懿終待之以褻近臣竊惑焉非所以稱述后德光被下泉也今國人皆曰貞懿皇后之陵邇於城下者主上將日省而時望焉斯有損於聖德無益於貞懿將欲寵之而返辱之此非宜四也凡此數事實玷大猷天下咸知伏惟陛下熟計而取其長也陛下方將偃武靖人一誤於此其傷實多臣恐君子是非史官襃貶大明忽虧於掩蝕至德翻後於堯舜不其惜哉今指日尚遥改卜何害抑皇情之殊眷成貞懿之美號疏奏帝甚嘉之賜緋魚袋特加五品階宣付史館與宰相常袞善袞貶

官南仲坐出爲海鹽縣令浙江東西道觀察使韓滉辟爲推官奏授殿中侍御史內供奉充支使尋徵還歷左司兵部員外轉郎中遷御史中丞給事中同州刺史陝虢觀察使貞元十五年代李復爲鄭滑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恃勢奪軍政南仲數爲盈珍讒毀德宗頗疑之十六年盈珍遣小使程務盈馳驛奉表誣奏南仲陰事南仲裨將曹文洽亦入奏事京師伺知盈珍表中語文洽私懷憤怒遂晨夜兼道追務盈至長樂驛及之與同舍宿中夜殺務盈沉盈珍表於廁中乃自殺日旰驛吏闢門見血流塗地旁得文洽二緘一告于南仲一表理南仲之寃且陳首殺務盈上聞其事頗駭異之南仲慮釁深遂乞入朝德宗曰盈珍擾軍政耶南仲對曰盈珍不擾軍政臣自隳陛下法耳如盈珍輩所在有之雖羊杜復生撫百姓御三軍必不能成愷悌父母之政師律善陣之制矣上默然久之授尚書右僕射貞元十九年七月終于位年七十四贈太子太保謚曰貞

劉迺字永夷洛州廣平人高祖武幹武德初拜侍中郎中書侍郎林

甫從祖兄子也父如璠眴山丞以迺貴贈民部郎中迺少聰穎志學暗記六經日數千言及長文章清雅爲當時推重天寶中舉進士尋丁父艱居喪以孝聞既終制從調選曹迺常以文部選才未爲盡善遂致書於知銓舍人宋昱曰虞書稱知人則哲能官人則惠巍巍唐虞舉以爲難今夫文部既始之以掄材終之以授位是則知人官人斯爲重任昔在禹稷皐陶之衆聖猶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以九載近代主司獨委一二小冢宰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内古今遲速何不侔之甚哉夫判者以狹詞短韻語有定規爲體亦猶以一小石而鼓衆金雖欲爲鼎爲鏞不可得也故曰判之在文至局促者夫銓者必以崇衣冠自媒耀爲賢斯又士之醜行君子所病若引文公尼父登之於銓廷則雖圖書易象之大訓以判體挫之曽不及徐庾雖有至德以喋喋取之曽不若嗇夫嗚呼彼干霄蔽日誠巨樹也當求尺寸之材必後於椽杙龍吟武嘯誠希聲也若尚頰舌之感必下於蛙黽觀察之際猶不悲夫執事慮過龜策文合雅誥豈拘以瑣

瑣故事曲折因循哉誠能先資以政事次徵以文學退觀其理家進察其臨節則庬鴻深沉之事亦可以窺其門戶矣其載補剡縣尉改會稽尉宣州觀察使殷日用奏爲判官宣慰使李季卿又以表薦連授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轉運使劉晏奏令巡覆江西多所蠲免改殿中侍御史檢校倉部員外民部郎中並充浙西留後佐晏徵賦頗有裨益晏甚任之大曆十二年元載既誅以迺久在職召拜司門員外郎十四年崔祐甫秉政素與迺友善會加郭子儀尚父以冊禮久廢至是復行之祐甫令兩省官撰冊文未稱旨召迺至閣草之立就詞義典裁祐甫歎賞久之數日擢爲給事中尋遷權知兵部侍郎及楊炎盧杞爲相意多醜正以故五歲不遷建中四年夏但眞拜而已其冬涇師作亂駕幸奉天迺卧疾在私第賊泚遣使以甘言誘之迺稱疾篤又令其僞宰相蔣鎮自來招誘迺託瘖疾灸灼徧身鎮再至知不可劫脅乃歎息曰鎮亦嘗忝列曹郎苟不能死以至於斯寧以自辱羶腥復欲汙穢賢哲乎歔欷而退及聞輿駕再幸梁州迺自投

於牀搏膺呼天因是危惙絶食數日而卒時年六十德宗還京聞迺之忠烈追贈禮部尚書子伯芻

伯芻字素芝登進士第志行修謹淮南杜佑辟爲從事府罷屏居吳中久之徵拜右補闕遷主客員外郞以過從友人飲噱爲韋執誼密奏貶虔州掾曹復爲考功員外郞裴垍善其應對機捷遷考功郞中集賢院學士轉給事中裴垍罷相爲太子賓客未幾而卒李吉甫復入相與垍宿嫌不加贈官伯芻上疏論之贈垍太子少傅伯芻妻垍從姨也或讒於吉甫以此論奏伯芻懼亟請散地因出爲虢州刺史吉甫卒裴度擢爲刑部侍郎俄知吏部選事元和十年以左常侍致仕卒年六十一贈工部尚書伯芻風姿古雅涉學善談笑而動與時適論者稍薄之子寬夫登進士第歷諸府從事寶曆中入爲監察御史嘗上言曰近日攝祭多差王府官僚位望既輕有乖嚴敬伏請今後攝太尉差尚書省三品已上及保傅賓詹等官如人少即令丞郞通攝之俄轉左補闕少列陳岵進注維摩經得濠州刺史寬夫與同

列因對論之言岵因供奉僧進經以閹郡牧敬宗怒謂宰相曰陳岵不因僧得郡諫官安得此言須推排頭首來寬夫奏曰昨論陳岵之時不記發言前後唯握筆草狀即是微臣今論事不當臣合當罪若尋究推排恐傷事體帝嘉其引過欣然釋之寬夫弟端夫爲太常博士駮韋綬謚議知名寬夫子允章煥章允章登進士第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禮部侍郎咸通九年知貢舉出爲鄂州觀察使檢校工部尚書後遷東都留守黃巢犯洛陽允章不能拒賊不之害坐是廢于家以疾卒

袁高字公頤恕己之孫少慷慨慕名節登進士第累辟使府有贊佐裨益之譽代宗登極徵入朝累官至給事中御史中丞建中二年擢爲京畿觀察使以論事失旨貶韶州長史復拜爲給事中貞元元年德宗復用吉州長史盧杞爲饒州刺史命高草詔書高執詞頭以謁宰相盧翰劉從一曰盧杞作相三年矯詐陰賊退斥忠良朋附者咳唾立至青雲睚眦者顧盼已擠溝壑傲很明德反易天常播越鑾輿

瘡痍天下皆杞之爲也爰免族戮雖示貶黜尋以稍遷近地若更授大郡恐失天下之望惟相公執奏之事尚可救翰從一不悅改命舍人草之詔出執之不下仍上奏曰盧杞爲政窮極兇惡三軍將校願食其肉百辟卿士嫉之若讎遺補陳京趙需裴佶宇文炫盧景亮張薦等上疏論奏次日又上疏高又於正殿奏云陛下用盧杞獨秉鈞軸前後三年棄斥忠良附下罔上使陛下越在草莽皆杞之過且漢時三光失序雨旱不時皆宰相請罪小者免官大者刑戮杞罪合至死陛下好生惡殺赦杞萬死唯貶新州司馬旋復遷移今除刺史是失天下之望伏惟聖意裁擇上謂曰盧杞有不逮是朕之過復奏曰盧杞姦臣常懷詭詐非是不逮上曰朕已有赦高曰赦乃赦其罪不宜授刺史且赦文至優黎民今饒州大郡若命姦臣作牧是一州蒼生獨受其弊望引常叅官顧問并擇謹厚中官令採聽於衆若億兆之人異臣之言臣當萬死於是諫官爭論於上前上良久謂曰若與盧杞刺史太優與上佐可乎曰可矣遂追饒州制翌日遣使宣慰高

云朕思卿言深理切當依卿所奏太子少保韋倫太府卿張獻恭等奏表高所奏至當高是陛下一良臣望加優異貞元二年上以關輔祿山之後百姓貧乏田疇荒穢詔諸道進耕牛待諸道觀察使各選揀牛進貢委京兆府勸課民戶勘責有地無牛百姓量其地著以牛均給之其田十畝已下人不在給限高上疏論之聖慈所憂切在貧下有田不滿五十畝者尤是貧人請量三兩家共給牛一頭以濟農事疏奏從之尋卒於官年六十中外歎惜憲宗朝宰臣李吉甫嘗言高之忠鯁詔贈禮部尚書

段平仲字秉庸武威人隋人部尚書段達六代孫也登進士第杜佑李復相繼鎮淮南皆表平仲爲掌書記復移鎮華州滑州仍爲從事入朝爲監察御史平仲磊落尚氣節嗜酒傲言時德宗春秋高多自聽斷由是庶務壅滯事或不理中外畏上嚴察無敢言者平仲嘗謂人曰主上聰明神武臣下畏懼不言自循默耳如平仲一得召見必當大有開悟貞元十四年京師旱詔擇御史郎官各一人發廩賑恤

平仲與考功員外陳歸當奉使因辭得對乃入近御座粗陳本事上察平仲意有所畜以歸在側不言及奏事畢退平仲獨不退欲有奏啓上因兼詈歸問之聲色甚厲雜以他語平仲錯愕都不得言因誤稱其名上怒叱出之平仲蒼黃又誤趨御障後歸下階連呼乃得出由是坐廢七年然亦因此名顯後除屯田膳部二員外郎東都留守判官累拜右司郎中元和初遷諫議大夫內官吐突承璀為招討使征鎮州無功而還平仲與呂元膺抗疏論列請加黜責轉給事中自在要近朝廷有得失未嘗不論奏時人推其狷直轉尚書左丞以疾改太子左庶子卒

薛存誠字資明河東人父勝能文嘗作拔河賦詞致瀏亮為時所稱存誠進士擢第累辟使府入朝為監察御史知館驛元和初王師討劉闢郵傳多事上特令中官為館驛使存誠密表論奏以為有傷公體會諫官亦論奏上乃罷之轉殿中侍御史遷度支員外郎裴垍作相用為起居郎轉司勳員外刑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改兵部郎

中給事中瓊林庫使奏占工徒太廣存誠以爲此皆姦人竄名以避征役不可許咸陽縣尉袁儋與軍鎮相競軍人無理遂肆侵誣儋反受罰二勑繼至存誠皆執之上聞甚悅命中使嘉慰之由是擢拜御史中丞僧鑒虛者自貞元中交結權倖招懷賂遺倚中人爲城社吏不敢繩會于頔杜黃裳家私事發連逮鑒虛下獄存誠案鞫得姦贓數十萬獄成當大辟中外權要更於上前保救上宣令釋放存誠不奉詔明日又令中使詣臺宣旨曰朕要此僧面詰之非赦之也存誠附中使奏曰鑒虛罪款已具陛下若召而赦之請先殺臣然後可取不然臣期不奉詔上嘉其有守從之鑒虛竟笞死洪州監軍高重昌誣奏信州刺史李位謀大逆追赴京師上令付仗內鞫問存誠一日三表請付位於御史臺及推案無狀位竟得雪未幾再授給事中數月中丞闕上思存誠前効謂宰相持憲無以易存誠遂復爲御史中丞未視事暴卒憲宗深惜之贈刑部侍郎存誠性和易於人無所不容及當官御事即確乎不拔士友以是稱重之子廷老

廷老謹正有父風而性通銳寶曆中爲右拾遺敬宗荒恣宮中造清
思院新殿用銅鏡三千片黃白金薄十萬番廷老與同僚入閣奏事
曰臣伏見近日除拜往往不由中書進擬或是宣出伏恐綱紀漸壞
姦邪恣行敬宗厲聲曰更諫何事舒元褒對曰近日宮中修造太多
上色變曰何處修造元褒不能對廷老進曰臣等職是諫官凡有所
聞即合論奏莫知修造之所但見運瓦木絕多即知有用乞陛下勿
罪臣言帝曰所奏知尋加史館修撰時李逢吉秉權惡廷老言太切
直鄭權因鄭注得廣州節度權至鎮盡以公家珍寶赴京師以酬恩
地廷老上疏請按權罪中人由是切齒又論逢吉黨人張權輿程昔
範不宜居諫列逢吉大怒廷老告滿十旬逢吉乃出廷老爲臨晉縣
令文宗即位入爲殿中侍御史大和四年以本官充翰林學士與同
職李讓夷相善廷老之入內署讓夷薦挈之廷老性放逸嗜酒不持
檢操終日酣醉文宗知之不悅五年罷職守本官讓夷亦坐廷老罷
職守職方員外郎廷老尋拜刑部員外郎轉郎中遷給事中開成三

年卒廷老當官舉職不求虛譽偘偘於公卿之間甚有正人風望贈刑部侍郎子保遜登進士第位亦至給事中保遜子昭緯乾寧中爲禮部侍郎貢舉得人文章秀麗爲崔胤所惡出爲磎州刺史卒

盧坦字保衡河南洛陽人其先自范陽徙焉父巒贈鄭州刺史坦嘗爲義成軍判官節度使李復疾篤監軍使薛盈珍慮變遽封府庫入其麾下五百人於使牙軍中恟恟坦密言於盈珍促收之及復卒坦護喪歸東都後爲壽安令時河南尹徵賦限窮而縣人訴以機織未就坦請延十日府不許坦令戶人但織而輸勿顧限也違之不過罰令俸耳旣成而輸坦亦坐罰由是知名累遷至庫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會李錡反有司請毀錡祖父廟墓坦常爲錡從事乃上言曰淮安王神通有功於草昧且古之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錡故累五代祖乎乃不毀因賜神通墓五戶以備灑掃及武元衡爲宰相以坦爲中丞李元素爲大夫命坦分司東都未幾歸臺裴均爲僕射在班踰位坦請退之均不受坦曰姚南仲爲僕射例如此均曰南仲

何人坦曰南仲是守正而不交權倖者也尋罷爲右庶子時人歸咎於均旬月出爲宣歙池觀察使三年入爲刑部侍郎鹽鐵轉運使改戸部侍郎判度支元和八年西受降城爲河徙浸毁宰相李吉甫請移兵於天德故城坦與李絳叶議以爲西城張仁愿所築制匈奴上策城當磧口居虜要衝美水豐草邊防所利今河流之決不過退就二三里奈何捨萬代永安之策徇一時省費之謀況天德故城僻處确瘠其北枕山與河絶遠烽候警備不相統接虜之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蹙國二百里非所利也及城使周懷義奏利害與坦議同事既不行未幾出爲劒南東川節度使在鎮累年後請收閏月軍吏糧料以助軍行營人多非之貞元十二年九月卒年六十九贈禮部尚書

史臣曰古之諍臣有死於言者其次引裾折檻不改其操亦難矣哉袁高之執盧杞存誠之戮鑒虛有古人之遺風焉平仲觸鱗之氣糾其謬歟文洽奪章以攄府憤永夷絶食不飲盜泉節義之士也南仲

非葬之言盧坦西城之議量之深也如歔子道爲時無君子乃是厚誣

贊曰靈草指佞諫臣匡失惟袁與薛人中函軼寛夫雀躍廷老鴻軒姚盧啓奏君子之言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三

[illegible]

[illegible]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四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孔巢父 從子戡 戢 戣　　許孟容

呂元膺　　劉栖楚

張宿　　熊望

栢耆

孔巢父冀州人字弱翁父如珪海州司戶參軍以巢父贈工部郎中巢父早勤文史少時與韓準裴政李白張叔明陶沔隱於徂來山時號竹溪六逸永王璘起兵江淮聞其賢以從事辟之巢父知其必敗側身潛遁由是知名廣德中李季卿為江淮宣撫使薦巢父授左衛兵曹參軍大曆初澤潞節度使李抱玉奏為賓幕累授監察御史轉殿中檢校庫部員外郎出授歸州刺史建中初涇原節度留後孟皡表巢父試秘書少監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尋拜汾州刺史入為諫

議大夫出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未行會普王爲荆襄副元帥以巢父爲元帥府行軍司馬兼御史大夫尋屬涇師之難從德宗幸奉天遷給事中河中陝華等州招討使累獻破賊之謀德宗甚賞之尋兼御史大夫充魏博宣慰使巢父博辯多智對田悅之衆陳逆順利害君臣之道士衆欣悚喜抃曰不圖今日復覩王化及就宴悅酒酣自矜其騎射之藝拳勇之略因曰若蒙見用無堅不摧巢父謂之曰若如公言而不早歸國者但爲一好賊耳悅曰爲賊既曰好賊爲臣當作功臣巢父曰國方有虞待干而息悅起謝焉悅背叛日久其下猒亂且喜巢父之至數日田承嗣之子緒以失職怨望因人心之搖動遂構謀殺悅而與大將邢曹俊等禀命於巢父巢父因其衆意令田緒權知軍務以紓其難興元元年李懷光擁兵河中七月復以巢父兼御史大夫充宣慰使旣傳詔旨懷光以巢父嘗使魏博田悅死於帳下恐禍及又朔方蕃渾之衆數千皆在行列頗驕悖不肅聞罷懷光兵權時懷光素服待命巢父不止之衆咸忿恚咄嗟曰太尉盡

無官矣方宣詔譴誅懷光亦不禁止巢父守盈並遇害上聞之震悼贈尚書左僕射仍詔收河中日備禮葬祭賜其家布帛米粟甚厚仍授一子正員官從子戡戣戢

戡巢父兄岑父之子方嚴有家法重然諾尚忠義盧從史鎮澤潞辟爲書記從史寖驕與王承宗田緒陰相連結欲效河朔事以固其位戡每秉筆至不軌之言極諫以爲不可從史怒戡歲餘謝病歸洛陽李吉甫鎮揚州召爲賓佐從史知之上疏論列請行貶逐憲宗不得已授衛尉丞分司洛陽初貞元中藩帥誣奏從事者皆不驗理便行降黜及戡詔下給事中呂元膺執之上令中使慰喩元膺制書方下戡不調而卒贈駕部員外郎

戣字君嚴登進士第鄭滑節度使盧羣辟爲從事羣卒命戣權掌留務監軍使以氣凌之戣無所屈降入爲侍御史累轉尚書郎元和初改諫議大夫偘然忠讜有諫臣體上疏論時政四條帝意嘉納六年十月內官劉希光受將軍孫璹賂二十萬貫以求方鎮事敗賜希光

死時吐突承璀以出軍無功諫官論列坐希光事出為淮南監軍試太子通事舍人李涉知上待承璀意未衰欲投匭上䟽論承璀有功希光無事久委心腹不宜遽弃戣為匭使得涉副章不受面詰責之涉乃進䟽於光順門戣極論其與中官交結言甚激切詔貶涉為陜州司倉倖臣聞之側目人為危之戣高步公卿間以方嚴見憚俄兼太子侍讀遷吏部侍郎轉左丞九年信州刺史李位為州將韋岳讒譖於本使監軍高重謙言位結聚術士以圖不軌追位至京師鞫於禁中戣奏曰刺史得罪合歸法司按問不合劾於內仗乃出付御史臺戣與三司訊鞫得其狀位好黄老道時修齋籙與山人王恭合鍊藥物別無逆狀以岳誣告決殺貶位建州司馬時非戣論諫罪在不測人士稱之愈為中官所惡尋出為華州刺史潼關防禦等使入為大理卿改國子祭酒十二年嶺南節度使崔詠卒三軍請帥宰相奏擬皆不稱旨因入對上謂裴度曰嘗有上䟽論南海進蚶菜者詞甚忠正此人何在卿第求之度退訪之或曰祭酒孔戣嘗論此事度徵

跣進之即日授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戣剛正清儉在南海請刺史俸料之外絕其取索先是帥南海者京師權要多託買南人爲奴婢戣不受託至郡禁絕賣女口先是準詔禱南海神多令從事代祠戣毎受詔自犯風波而往韓愈在潮州作詩以美之時桂管經略使楊旻桂仲武裴行立等騷動生蠻以求功伐遂至嶺表累歲用兵唯戣以清儉爲理不務邀功交廣大理敬宗即位召爲吏部侍郎長慶中或告戣在南海時家人受賂上不之責改右散騎常侍二年轉尚書左丞累請老詔以禮部尚書致仕優詔襃美仍令所司歲致羊酒如漢禮徵士故事長慶四年正月卒時年七十三子遵孺温裕皆登進士第大中巳後迭居顯職温裕位京兆尹天平軍節度使遵孺子緯自有傳

戢字方擧戣母弟也以季父巢父死難德宗嘉其忠詔與一子正員官因授戢修武尉以長兄戡未仕固乞迴授擧明經登第判入高等授秘書省校書郎陽翟尉入拜監察御史轉殿中分司東都時昭義

節度判官徐玫以疫慝助成從史之惡從史旣得罪孟元陽爲昭義節度復欲用玫爲賓佐戢遂牒澤潞收玫以俟命然後列狀上聞竟流玫播州轉侍御史庫部員外郎初涇師之亂朱泚署彭偃爲舍人至是偃子充符爲鄜坊從事或薦其才執事者召至京師戢謂京兆尹裴武曰朱泚爲僞詔指斥乘輿皆彭偃之詞也悖逆之子不能梟寬戮伏乃違道以干譽子合效季孫行父之逐莒僕以勉事君者武即日逐充符遷京兆尹出爲汝州刺史大理卿出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時兄戣爲嶺南兄弟皆居節鎮朝野榮之入爲右散騎常侍拜京兆尹時累月亢旱深軫聖情戢自禱雨於曲池是夕大雨文宗甚悅詔兼御史大夫大和三年正月卒贈工部尚書子温業登進士第大中後歷位通顯温業子晦

許孟容字公範京兆長安人也父鳴謙究通易象官至撫州刺史贈禮部尚書孟容少以文詞知名舉進士甲科後究王氏易登科授秘書省校書郎趙贊爲荆襄等道黜陟使表爲判官貞元初徐州節度

使張建封辟爲從事四遷侍御史李納屯兵境上揚言入寇建封遣將吏數輩告諭不聽於是遣孟容單車詣納爲陳逆順禍福之計納即日發使追兵因請修好遂表孟容爲濠州刺史無幾德宗知其才徵爲禮部員外郎有公主之子請補弘文崇文館諸生孟容舉令式不許主訴於上命中使問狀孟容執奏竟得遷本曹郎中德宗降誕日御麟德殿命孟容等登座與釋老之徒講論十四年轉兵部郎中未滿歲遷給事中十七年夏好時縣風雹傷麥上命品官覆視不實詔罰京兆尹顧少連已下勑出孟容執奏曰府縣上事不實罪止奪俸停官其於弘宥已是殊澤但陛下使品官覆視後更擇憲官一人再令驗察覆視轉審隱欺益明事宜觀聽法歸綱紀臣受官中謝日伏請詔勑有須詳議者則乞停留晷刻得以奏陳此勑既非急宣可以少駐詔雖不許公議是之十八年浙江東道觀察使裴肅卒以攝副使齊總爲衢州刺史時總爲肅剥下進奉以希恩遽受大郡物議喧然詔出孟容執奏曰陛下比者以兵戎之地或有不獲已超授者

令衢州無他虞齊總無殊績忽此超授羣情驚駭總是浙東判官令
詔勑稱權知留後攝都團練副使向來無此勑命便用此詔尤恐不
可若總必有可録陛下須要酬勞即明書課最超一兩資與改令舉
朝之人不知總之功能衢州浙東大郡總自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
授之使遐邇不甘兇惡騰口如臣言不切乞陛下暫停此詔宻使人
聽察必賀聖朝無私令齊總詔謹隨狀封進尋有諫官論列乃留中
不下德宗召孟容對於延英諭之曰使百執事皆如卿朕何憂也自
給事中袁高論盧杞後未嘗有可否及聞孟容之奏四方皆感上之
聽納嘉孟容之當官十九年夏旱孟容上疏曰臣伏聞陛下數月已
來齋居損膳爲兆庶心疚又勑有司走於羣望牲於百神而密雲不
雨首種未入豈觴酌有闕祈祝非誠爲陰陽適然豐歉前定何聖意
精至甘澤未荅也臣歷覿自古天人交感事未有不由百姓利病之
急者切者邦家教令之大者遠者京師 是萬國所會强幹弱枝自古
通規其一年税錢及地租出入一百萬 貫臣伏冀陛下即日下令全

放免之其父三分放二且使旱涸之際免吏流亡若播種無望徵斂如舊則必愁怨遷徙不顧墳墓矣臣愚以爲德音一發膏澤立應變災爲福期在斯須戶部所收掌錢非度支歲計本防緩急別用今此炎旱直支一百餘萬貫代京兆百姓一年差科實陛下巍巍睿謀天下鼓舞歌揚者也復更省察庶政之中有流移征防當還而未還者徒役禁錮當釋而未釋者逋懸饋送當免而未免者沉滯鬱抑當伸而未伸者有一於此則特降明命令有司條列三日內聞奏其當還當釋當免當伸者下詔之日所在即時施行臣愚以爲如此而神不監歲不稔古未之有事雖不行物議嘉之貞元末坐裴延齡李齊運等讒謗流貶者動十數年不量移故因旱歉孟容奏此以諷然終貞元世罕有遷移者孟容以諷諭太切改太常少卿元和初遷刑部侍郎尚書右丞四年拜京兆尹賜紫神策吏李昱假貸長安富人錢八千貫滿三歲不償孟容遣吏收捕械繫克日命還之日不及期當死自興元已後禁軍有功又中貴之尤有渥恩者方得護軍故軍士日

益縱橫府縣不能制孟容剛正不懼以法繩之一軍盡驚寃訴於上立命中使宣言令送本軍孟容繫之不遣中使再至乃執奏曰臣誠知不奉詔當誅然臣職司輦轂合爲陛下彈抑豪强錢未盡輸昰不可得上以其守正許之自此豪右斂迹威望大震改兵部侍郎俄以本官權知禮部貢舉頗抑浮華選擇才藝出爲河南尹亦有威名俄知禮部選事徵拜吏部侍郎會十年六月盜殺宰相武元衡并傷議臣裴度時淮夷逆命兇威方熾王師問罪未有成功言事者繼上章疏請罷兵是時盜賊竊發人情甚惑獨孟容詣中書雪涕而言曰昔漢廷有一汲黯姦臣尚爲寢謀今主上英明朝廷未有過失而狂賊敢爾無狀寧謂國無人乎然轉禍爲福此其時也莫若上聞起裴中丞爲相令主兵柄大索賊黨窮其姦源後數日度果爲相而下詔行誅時孟容議論人物有大臣風彩由太常卿爲尚書左丞奉詔宣慰汴宋陳許河陽行營諸軍俄拜東都留守元和十三年四月卒年七十六贈太子少保謚曰憲孟容方勁富有文學其折衷禮法考詳訓

典其堅正論者稱焉而又好推轂樂善拔士士多歸之

呂元膺字景夫鄆州東平人曾祖紹宗右拾遺祖霈殿中侍御史父長卿右衛倉曹參軍以元膺贈秘書監元膺質度瓌偉有公侯之器建中初策賢良對問第授同州安邑尉同州刺史侯鐈聞其名辟爲長春宮判官屬蒲賊侵軼鐈失所元膺遂潛跡不務進取貞元初論惟明節制渭北延在賓席自是名達於朝廷惟明卒王栖曜代領其鎮德宗俾栖曜留署使職咨以軍政累轉殿中侍御史徵入眞拜本官轉侍御史丁繼母憂服闋除右司員外郎出爲蘄州刺史頗著恩信嘗歲終閱郡獄囚囚有自告者曰某有父母在明日元正不得相見因泣下元膺憫焉盡脫其械縱之與爲期守吏曰賊不可縱元膺曰吾以忠信待之及期無後到者由是群盜感義相引而去元和初徵拜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遷諫議大夫給事中規諫駁議大舉其職及鎮州王承宗之叛憲宗將以吐突承璀爲招討處置使元膺與給事中穆質孟簡兵部侍郎許孟容等八人抗論不可且曰承

璀雖貴寵然內臣也若爲帥總兵恐不爲諸將所伏指諭明切憲宗
納之爲改使號然猶專戎柄無功而還出爲同州刺史及中謝上問
時政得失元膺論奏辭氣激切上嘉之翌日謂宰相曰元膺有讜言
直氣宜留在左右使言得失卿等以爲何如李藩裴垍賀曰陛下納
諫超冠百王乃宗社無疆之休臣等不能廣求端士又不能數進忠
言孤負聖心合當罪戾請留元膺給事左右尋兼皇太子侍讀賜以
金紫尋拜御史中丞未幾除鄂岳觀察使入爲尚書左丞度支使潘
孟陽與太府卿王遂迭相奏論孟陽除散騎常侍遂爲鄧州刺史皆
假以美詞元膺封還詔書請明示枉直江西觀察使裴堪奏虔州刺
史李將順贓狀朝廷不覆按遽貶將順道州司戶元膺曰廉使奏刺
史贓罪不覆檢即謫去縱堪之詞足信亦不可爲天下法又封詔書
請發御史按問宰臣不能奪代權德輿爲東都留守檢校工部尚書
兼御史大夫都畿防禦使舊例留守賜旗甲與方鎮同及元膺受任
不賜朝論以淮西用兵特用元膺守洛不宜削其儀制以沮威望諫

官論列援華汝壽三州例上曰此數處並宜不賜留守不賜旗甲自元膺始十年七月鄆州李師道留邸伏甲謀亂初師道於東都置邸院兵謀雜以往來吏不敢辨因吳元濟北犯郊畿多警防禦兵盡戍伊闕師道伏甲百餘於邸院將焚宮室而肆殺掠已烹牛饗衆明日將出會小將李再興告變元膺追兵伊闕圍之半月無敢進攻者防禦判官王茂元殺一人而後進或有毀其墉而入者賊衆突出圍兵奔駭賊乃團結以其孥偕行出長夏門轉掠郊墅奪牛馬東濟伊水望山而去元膺誡境上兵重購以捕之數月有山棚賣鹿於市賊遇山棚乃召集其黨引官兵圍於谷中盡獲之窮理其魁乃中岳寺僧圓淨年八十餘嘗為史思明將偉悍過人初執之使折其脛鎚之不折圓淨罵曰脚猶不解折乃稱健兒乎自置其足教折之臨刑歎曰誤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死者凡數十人留守防禦將二人都亭驛卒五人甘水驛卒三人皆潛受其職署而為之耳目自始謀及將敗無知者初師道多買田於伊闕陸渾之間凡十餘處故以舍山棚而

衣食之有旹嘉珍門察者潛部分之以屬圓淨以師道錢千萬僞理佛寺期以嘉珍竊發時舉火於山中集二縣山棚人作亂及窮按之嘉珍門察皆稱害武元衡者元膺以聞送之上都賞告變人楊進李再興錦綵三百匹宅一區授之郎將元膺因請募山河子弟以衛宮城從之盜發之日都城震恐留守兵寡弱不可倚而元膺坐皇城門指使部分氣意自若以故居人帖然數年改河中尹充河中節度等使時方鎮多事姑息元膺獨以堅正自處監軍使洎往來中貴無不敬憚入拜吏部侍郎因疾固讓改太子賓客元和十五年二月卒年七十二贈吏部尚書元膺學識深遠處事得體正色立朝有台輔之望初遊京師時故相齊映謂人曰吾不及識婁郝殆斯人之類乎其業官行已始終無缺云

劉栖楚出於寒微爲吏鎮州王承宗甚奇之後有薦於李逢吉自鄧掾擢爲拾遺性果敢逢吉以爲鷹犬之用欲中傷裴度及殺李紳敬宗即位畋遊稍多坐朝常晚栖楚出班以額叩龍墀出血苦諫曰臣

歷覯前王嗣位之初莫不躬勤庶政坐以待旦陛下即位已來放情嗜寢樂色忘憂安卧宮闈日晏方起西宮密邇未過山陵鼓吹之聲日喧於外伏以憲宗皇帝大行皇帝皆是長君恪勤庶政四方猶有叛亂陛下運當少主即位未幾惡德布聞臣慮福祚之不長也臣忝諫官致陛下有此請碎首以謝遂以額叩龍墀久之不已宰臣李逢吉出位宣曰劉棲楚休叩頭候詔旨棲楚捧首而起因更陳論搕頭見血上爲之動容以袖連揮令出棲楚又云不可臣奏臣即碎首死中書侍郎牛僧孺復宣示而出敬宗爲之動容無何遷起居郎至諫議俄又宣授刑部侍郎丞郎宣授未之有也改京兆尹摧抑豪右甚有鈎距人多比之於西漢趙廣漢者後恃權寵常以詞氣凌宰相韋處厚遂出爲桂州觀察使逾年卒於任時太和元年九月

張宿者布衣諸生也憲宗爲廣陵王時因軍使張茂宗薦達出入邸第及上在東宮宿時入謁辯譎敢言洎監撫之際驟承顧擢授左拾遺以舊恩數召對禁中機事不密貶郴州郴縣丞十餘年徵入歷贊

善大夫左補闕比部員外郎宰相李逢吉惡之數於上前言其狡譎不可保信乃用爲濠州刺史制下宿自理乞留乃追制上欲以爲諫議大夫逢吉奏曰諫議職重當以能可否朝政者爲之宿細人不足以汙賢者伍陛下必須用宿請先去臣即可上不悅又逢吉與裴度是非不同上方委度討伐乃出逢吉爲劒南東川節度乃用宿權知諫議大夫俄而內使宣授初宰相崔群王涯奏曰諫議大夫前時亦有拔自山林起於卒伍者其例則少用皆有由或道義彰明不求聞達或山林卓異出於群萃以此選求是愜公議或事迹未著恩由一時雖有例超升即時議未允宿本非文辭入用望實稍輕驟加不次之榮黷恐以身爲累臣等所以累有論諫依資且與郎中事異適中非於此人情有厚薄請授職方郎中上命如初群等乃請權知尋又宣授宿怨執政擯已頗加譏毀依附皇甫鎛等傷害清正之士陰事中要以圖進取十三年正月充淄青宣慰使至東都暴病卒於是正人相賀詔贈秘書監

能望者登進士第粗有文詞而性僉險可口辯往往得遊公卿間李
以大言詭意指抉時政旣由此而得進士第務進不已而京兆尹劉
栖楚以不次驟居清貫廣樹朋黨門庭無晝夜塡委不息望出入栖
楚之門有伺密機陰佐計畫人無知者昭愍嬉遊之隙學爲歌詩以
翰林學士崇重不可褻狎乃議別置東頭學士以備曲宴賦詩令採
卑官才堪任學士者爲之栖楚以望名薦送事未行而昭愍崩文宗
即位韋處厚輔政大去姦黨旣逐栖楚又詔曰孔門高懸百行由至
順者其身必榮朝廷廣設衆官踐正途者其道必達前鄉貢進士熊
望因緣薄伎偷異褻幸營居中之密職擾惑朝經鼓偪下之囂聲因
依邪隙及衆議波湧累月不寧司門驗繻累月至四考覆謬妄乃非
坦途朕大啓康莊以端群望俾示投荒之典用正向方之流可漳州
司戶

栢耆者將軍良器之子素負志略學縱橫家流會王承宗以常山叛
朝廷猒兵欲以恩澤撫之耆於蔡州行營以畫干裴度請以朝旨奉

使鎮州乃自處士受左拾遺既見承宗以大義陳說承宗泣下請質
二男獻兩郡由是知名元和十年王承宗歸國移鎮滑州朝廷賜成
德軍賞錢一百萬貫令諫議大夫鄭覃宣慰軍人賞錢未至浩浩然
騰口穆宗詔耆往諭言者至令承宗集三軍宣導上旨衆心乃安轉
兵部郎中太和初遷諫議大夫俄而李同捷叛兩河藩帥加兵滄德
宿師於野連年同捷窮蹙求降耆旣宣諭訖與節度使李祐謀耆乃
帥數百騎入滄州取同捷赴京滄德平諸將害耆邀功爭上表論列
文宗不獲已貶循州司戶判官沈亞之貶虔州南康尉內官馬國亮
又奏耆於同捷處取婢九人再命長流愛州尋賜死

史臣曰人臣事君犯顏匡政不避死亡之誅議者以為徇名臣惡其
訐也如許京兆之劾軍吏呂尚書之封詔書詞義可觀聳動人聽以
為沽激傷善何多而栖楚張宿之徒膺選天下材為人嗚呼誠可醜也
栢耆恃縱横之筭欲俯拾卿相忘身蹈利旋踵而誅宜哉巢父使不
辱命志在致君遭羅喪亂竟陷虎吻而戕戮哉諸子世載忠貞大中之

後鬱爲昌族爲善之利豈虛言哉

贊曰君子重義小人徇利巢殞者誅其道即異許呂封駁昭耀黃扉死而可作吾誰與歸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四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五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穆寧 子贊質員賞　崔邠 弟鄯郾鄲

竇群 兄常牟 弟庠鞏　李遜 弟建

薛戎 弟放

穆寧懷州河内人也父元休以文學著撰洪範外傳十篇開元中獻之玄宗賜帛授偃師縣丞安陽令寧清慎剛正重交遊以氣節自任少以明經調授塩山尉是時安禄山始叛僞署劉道玄為景城守寧唱義起兵斬道玄首傳檄郡邑多有應者賊将史思明來寇郡寧以攝東光令将兵禦之思明遣使說誘寧立斬之郡懼賊怨深後大兵至奪寧兵及攝縣初寧佐採訪使巡按常過平原與太守顔眞卿密揣禄山必叛至是眞卿亦唱義舉郡兵以拒禄山會間使持書遺眞卿曰夫子為衛君乎更無他詞眞卿得書大喜因奏署大理評事河

北採訪支使寧以長子屬母弟曰惟爾所適苟不乏嗣吾無累矣因往平原謂眞卿曰先人有嗣矣古所謂死有輕於鴻毛者寧是也願佐公以定危難眞卿深然之其後寧計或不行眞卿迫蹙弃郡夜渡河而南見肅宗於鳳翔帝問拒賊之狀眞卿曰臣不用穆寧之言功業不成帝奇之發驛召寧將以右職待之會眞卿以抗直失言事遂止上元二年累官至殿中侍御史佐鹽鐵轉運使副元帥李光弼以餉運不繼或惡寧者誣譖於光弼光弼揚言欲殺寧寧直抵徐州見光弼喻以大義不爲撓折光弼深重之寧得行其職寶應初轉侍御史爲河南轉運租庸鹽鐵等副使明年遷戶部員外郎無幾加兼御史中丞爲河南江南轉運使廣德初加庫部郎中是時河運不通漕輓由漢沔自商山達京師選鎭夏口者詔以寧爲鄂州刺史鄂岳沔都團練使及淮西鄂岳租庸鹽鐵沿江轉運使賜金紫時淮西節度使李忠臣貪暴不奉法設防戍以税商賈又縱兵士剽劫行人殆絶與寧夾淮爲理憚寧威名寇盜輒止沔州別駕薛彦偉坐事忤言寧

杖之致死寧坐貶虔州司馬重貶昭州平集尉大曆四年起授監察御史領轉運留後事於淄青問一年改檢校司封郎中兼侍御史領轉運留後事於江西明年拜檢校秘書少監兼和州刺史理有善政居無何官罷代寧者以天寶版籍校見戶誣以逋亡多坐貶泉州司戶寧子贇守闕三年告冤詔遣御史按覆而人戶增倍詔書召寧除右諭德寧強毅不能事權貴執政者以爲不附己且憚其難制故處之散位寧默默不得志且曰時不我容我不時徇則非吾之進也在於退乎辭病居家請告幾十旬者數矣親友強之復一朝請上居奉天寧詣行在拜秘書少監興元初改右庶子德宗還京師寧曰可以行吾志矣因移病罷歸東都貞元六年就拜秘書監致仕寧好學善教諸子家道以嚴稱事寡姊以悌聞通達體命未嘗服藥每誡諸子曰吾聞君子之事親養志爲大直道而已愼無爲諂吾之志也貞元十年十月卒時年七十九四子贇質貞賞

贇字相明釋褐爲濟源主簿時父寧爲和州刺史以剛直不屈於廉

使遂被誣奏貶泉州司戶參軍贊奔赴闕庭號泣上訴詔御史覆問寧方得雪詔曰令子申父之冤憲臣奉君之命楚劒不衝於牛斗秦臺自洗於塵埃由是知名累遷京兆兵曹參軍殿中侍御史轉侍御史分司東都時陝州觀察使盧岳妾裴氏以有子岳妻分財不及訴於官贊鞫其事御史中丞盧佋佐之令深繩裴罪贊持平不許宰臣竇參與佋善參佋俱持權怒贊以小事不受指使遂下贊獄侍御史杜倫希其意誣贊受裴之金鞭其使以成其獄甚急贊弟賞馳詣闕撾登聞鼓詔三司使覆理無驗出爲郴州刺史參敗徵拜刑部郎中因次對德宗嘉其才擢爲御史中丞時裴延齡判度支以姦巧承恩屬吏有贓犯贊鞫理承伏延齡請曲法出之贊三執不許以款狀聞延齡誣贊不平貶饒州別駕丁母憂再轉虔常二州刺史憲宗即位拜宣州刺史御史中丞充宣歙觀察使所莅皆有政聲永貞元年十一月卒時年五十八贈工部尚書贊與弟質員賞以家行人材爲搢紳所仰贊官達父母尚無恙家法清嚴贊兄弟奉指使笞責如僮僕

贊最孝謹質強直應制策入第三等其所條對至今傳之自補闕至給事中時政得失未嘗不先論諫元和初掌賦使院多擅禁繫戶人而有笞掠至死者質乃論奏鹽鐵轉運司應決私鹽繫囚須與州府長吏監決自是刑名畫一憲宗以王承宗叛用內官吐突承璀為招討使質率同列伏閤論奏言自古無以中官為將帥者上雖改其名心頗不悅尋改質為太子左庶子五年坐與楊憑善出為開州刺史未幾卒質工文辭尚節義杜亞為東都留守辟為從事檢校員外郎早卒有文集十卷質兄弟俱有令譽而和粹世以滋味目之贊俗而有格為酪質美而多入為酥員為醍醐賞為乳腐近代士大夫言家法者以穆氏為高

崔邠字處仁清河武城人祖結父倕官卑邠少舉進士又登賢良方正科貞元中授渭南尉遷拾遺補闕常疏論裴延齡為時所知以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至中書舍人凡七年又權知吏部選事明年為禮部侍郎轉吏部侍郎賜以金紫邠溫裕沉密尤敦清儉上亦器重之

裴垍將引爲相病難於承荅事竟寢兄弟同時奉朝請者四人頗以
孝敬怡睦聞後改太常卿知吏部尚書銓事故事太常卿初上大閱
四部樂於署觀者縱焉邠自私第去帽親導母轝公卿逢者迎騎避
之衢路以爲榮居母憂歲餘卒元和十年三月也時年六十二贈吏
部尚書謚曰文簡弟鄯郾鄲等六人子璀璜璀子彥融皆登進士第
歷位臺閣

鄯少有文學舉進士元和中歷監察御史太和元年十月自太子詹
事拜左金吾衛大將軍鄯昆弟六人仕宦皆至三品邠郾鄲三人知
貢舉掌銓衡冠族聞望爲時名德鄯大和九年冬爲左金吾大將軍
無病暴亡不旬日有訓注之亂其亂始自金吾君子乃知鄯之亡崔
氏積善之徵也贈禮部尚書子瑄

郾字廣略舉進士平判入等授集賢殿校書郎三命升朝爲監察御
史刑部員外郎姿質秀偉神情重雅人望而愛之終不可捨不知者
以爲事高簡拘靜默耳居内憂釋服爲吏部員外姦吏不敢欺孤寒

無援者未甞留滯銓叙之美爲 時所稱再遷左司郎中元和十二年鄭餘慶爲禮儀詳定使選時有禮學者共事以鄘爲詳定判官吏部郎中十五年遷諫議大夫穆宗即位荒於禽酒坐朝常晚鄘與同列鄭覃等延英切諫穆宗甚嘉之畋遊稍簡長慶中轉給事中昭愍即位選侍講學士轉中書舍人入思政殿謝恩鄘奏曰陛下用臣爲侍講半歲有餘未甞問臣經義今蒙轉改實慙尸素有愧厚恩帝曰朕機務稍閑即當請益高鉞曰陛下意雖樂善旣未延接儒生天下之人寧知重道帝深引咎賜之錦綵鄘退與同列高重抄撮六經嘉言要道區分事類凡十卷名曰諸經纂要冀人主易於省覽上嘉之賜錦綵二百匹銀器等其年轉禮部侍郎東都試舉人凡兩歲掌貢士平心閱試賞拔藝能所擢者無非名士至大中咸通之代爲輔相名卿者十數人出爲陝州觀察使舊弊有上供不足奪吏俸以益之歲八十萬鄘以廉使常用之直代之居二年政績聞於朝遷鄂岳安黃等州觀察使又五年移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使至用寬政安疲人

及居鄂渚則峻法嚴刑未常貫一兇罪江湖之間萑蒲是叢因造蒙衝小艦上下千里朞月而盡獲群盜凡三按廉車率由清簡少事財用有餘人遂寧泰開成元年卒年六十九贈吏部尚書謚曰德鄭與兄邠弟鄲等皆有令譽而鄭踈財恢廓昆仲所不及子瑤瓌瑾珮璆

瑤大和三年登進士第出佐藩方入外朝列累至中書舍人大中六年知貢舉旋拜禮部侍郎出爲浙西觀察使又遷鄂州刺史鄂岳觀察使終於位瓌珮璆官至郎署給諫瑾大中十年登進士第累居使府歷尚書郎知制誥咸通十三年知貢舉選拔頗爲得人尋拜禮部侍郎出爲湖南觀察使

鄲登進士第累遷監察御史三遷考功郎中大和三年以本官充翰林學士轉中書舍人六年罷學士八年爲工部侍郎集賢殿學士權知禮部貢舉拜兵部侍郎本官判吏部東銓事文宗勤於政道每苦選曹訛弊延英謂宰臣曰吏部殊不選才安得擢實無濫可釐革否李石對曰今録可以商量他官且宜循舊上曰循舊如配官耳賢不肖

安能甄別帝召三銓謂之曰卿等比選令錄如何注擬鄲對曰資敘
相當問其爲治之術視可否而擬之帝曰依資合得而才劣者何授
對曰與邊遠慢官帝曰如以不肖之才治邊民則疾苦可知也凡朝
廷求理遠近皆須得人苟非其才人受其弊矣尋拜吏部侍郎開成
二年出爲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宣歙觀察使四年入爲太常卿七
月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加中書侍郎銀青光祿大夫會昌
初李德裕用事與鄲弟兄素善鄲在相位累年歷方鎮太子師保卒
竇群字丹列扶風平陵人祖亶同昌郡司馬父叔向以工詩稱代宗
朝官至左拾遺群兄常牟弟鞏皆登進士第唯群獨爲處士隱居毗
陵以節操聞及母卒齧一指置棺中因廬墓次終喪後學春秋於啖
助之門人盧庇者著書三十四卷號史記名臣疏貞元中蘇州刺史
韋夏卿以丘園茂異薦兼獻其書不報及夏卿入爲吏部侍郎改京
兆尹中謝日因對復薦群徵拜左拾遺遷侍御史充入蕃使秘書監
張薦判官群因入對奏曰陛下即位二十年始自草澤擢臣爲拾遺

是難其進也今陛下以二十年難進之臣用為和蕃判官一何易也
德宗異其言留之復為侍御史王叔文之黨柳宗元劉禹錫皆慢群
群不附之其黨議欲貶群官韋執誼止之群嘗謁王叔文叔文命徹
榻而進群揖之曰夫事有不可知者叔文曰如何群曰去年李實伐
恩恃貴傾動一時此時公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已處實形
勢又安得不慮路旁有公者乎叔文雖異其言竟不之用憲宗即位
轉膳部員外兼侍御史知雜出為唐州刺史節度使于頔素聞其名
既謁見群危言激切頔甚悅奏留充山南東道節度副使檢校兵部
郎中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宰相武元衡李吉甫皆愛重之召入
為吏部郎中元衡輔政舉群代己為中丞群奏刑部郎中呂溫羊士
諤為御史吉甫以羊呂險躁持之數日不下群等怒怨吉甫三年八
月吉甫罷相出鎮淮南群等欲因失恩傾之吉甫嘗召術士陳登宿
于安邑里第翌日群令吏捕登考劾偽構吉甫陰事密以上聞帝召
登面訊之立辯其偽憲宗怒將誅群等吉甫救之出為湖南觀察使

數日改黔州刺史黔州觀察使在黔中屬大水壞其城郭復築其城徵督谿洞諸蠻程作頗急於是辰錦生蠻乘險作亂群討之不能定六年九月貶開州刺史在郡二年改容州刺史容管經略觀察使九年詔還朝至衡州病卒時年五十群性佷戾頗復恩讐臨事不顧生死是時徵入欲云大用人皆懼駭聞其卒方安二子謙餘審餘兄常字中行大曆十四年登進士第居廣陵之柳楊結廬種樹不求苟進以講學著書為事凡二十年不出貞元十四年鎮州節度使王武俊聞其賢遣人致聘辟為掌書記不就其年杜佑鎮淮南奏授校書郎為節度參謀元和六年自湖南判官入為侍御史轉水部員外郎出為朗州刺史歷固陵潯陽臨川三郡守入為國子祭酒求致仕寶曆元年卒時年七十子弘餘會昌中為黃州刺史

年字貽周貞元二年登進士第試秘書省校書郎東都留守巡官歷河陽昭義從事檢校水部郎中賜緋再為留守判官入為都官郎中出為澤州刺史入為國子祭酒長慶二年卒時年七十四子周餘大

中年秘書監牟弟

庠字胄卿釋褐國子主簿吏部侍郎韓皐出鎮武昌辟爲推官皐移鎮浙西奏庠爲節度副使殿中侍御史遷澤州刺史又爲宣歙副使除奉天令登州刺史東都留守判官歷信婺二州刺史卒年六十三子懸載

輦字友封元和二年登進士第表滋鎮滑州辟爲從事滋改荆襄二鎮皆從之掌書記之任平盧薛平又辟爲副使入朝拜侍御史歷司勲員外刑部郎中元稹觀察浙東奏爲副使檢校秘書少監兼御史中丞賜金紫稹移鎮武昌輦又從之輦能五言詩昆仲之間與牟詩俱爲時所賞重性温雅多不能持論士友言議之際吻動而不發白居易等目爲囁嚅翁終于鄂渚時年六十子六人景餘師裕最知名

李遜字友道後魏申公發之後於趙郡謂之申公房曾祖進德太子中允祖珍玉昌明令父震雅州别駕世寓於荆州之石首遜登進士第辟襄陽掌書記復從事於湖南主其留務頗有聲績累拜池濠二

州刺史先是濠州之都將楊騰削刻士卒州兵三千人謀殺騰騰覺之走揚州家屬皆死濠兵不自戢因行攘剽及遜至郡餘亂未殄徐驅其間爲陳逆順利害之勢衆皆釋甲請罪因以寧息觀察使盲限外徵役皆不從入拜虞部郎中元和初出爲衢州刺史以政績殊尤遷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東都團練觀察使先是貞元初皇甫政鎭浙東嘗福建兵亂逐觀察使吳詵政以所鎭實壓閩境請權益兵三千俟賊平而罷賊平向三十年而所益兵仍舊遜視事數日舉奏停之遜爲政以均一貧富扶弱抑強爲已任故所至稱理九年入爲給事中遜以舊制隻日視事對群臣遜奏論曰事君之義有犯無隱陳誠啓沃不必擇辰今君臣敷奏乃候隻日是畢歲臣下覩天顏獻可否能幾何憲宗嘉之乃許不擇時奏對俄遷戶部侍郎元和十年拜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觀察等使襄陽前領八郡唐鄧隋在焉是時方討吳元濟朝議以唐蔡鄰接遂以鄧隸唐州三郡別爲節制命高霞寓領之專俟攻討遜以五州賦餉之時遜代嚴綬鎭襄陽

綏以八州兵討賊在唐州既而綏以無功罷兵柄命高霞寓代綏將
兵於唐州其襄陽軍隸于霞寓軍士家口在襄州者遜厚撫之士卒
多捨霞寓亡歸既而霞寓爲賊所敗乃移過于遜言供饋不時霞寓
本出禁軍內官皆佐之旣貶官中人皆言遜撓霞寓軍所以致敗上
令中使至襄州聽察曲直奏言遜不直乃左授太子賓客分司又降
爲恩王傅十三年李師道効順命遜爲左散騎常侍馳赴東平諭之
師道得詔意動即請効順旋爲其下所惑而止遜還未幾除京兆尹
改國子祭酒十四年拜許州刺史充忠武節度陳許溵蔡等州觀察
處置等使是時新罹兵戰難遽完緝及遜至集大軍與之約束嚴具
示賞罰必信號令數百言士皆感悅長慶元年幽鎮繼亂遜請身先
討賊不許但命以兵一萬會于行營遜奉詔即日發兵故先諸軍而
至由是進位檢校吏部尚書尋改鳳翔節度使行至京師以疾陳乞
改刑部尚書長慶三年正月卒年六十三廢朝一日贈右僕射遜幼
孤寓居江陵與其弟建皆安貧苦易衣併食講習不倦遜兄造知二

弟賢曰爲營丐成其志業建先遜一年卒兄弟同致休顯士君子多之謚曰恭肅造早卒

建字杓直家素清貧無舊業與兄造遜於荆南躬耕致養嗜學力文舉進士選授秘書省校書郎德宗聞其名用爲右拾遺翰林學士元和六年坐事罷職降詹事府司直高郢爲御史大夫奏爲殿中侍御史遷兵部郎中知制誥自以草詔思遲不願司文翰改京兆尹與宰相韋貫之友善貫之罷相建亦出爲灃州刺史徵拜太常少卿尋以本官知禮部貢舉建取捨非其人又惑於請託故其年選士不精坐罰俸料明年除禮部侍郎竟以人情不洽改爲刑部建名位雖顯以廉儉自處家不理垣屋士友推之長慶二年二月卒贈工部尚書三子訥恪朴訥最知名官至華州刺史檢校尚書右僕射

薛戎字元夫河中寶鼎人少有學術不求聞達居於毗陵之陽羨山年餘四十不易其操江西觀察使李衡辟爲從事使者三返方應故相齊映代衡又辟署職府罷歸山福建觀察使柳冕表爲從事累月

轉殿中侍御史會泉州闕刺史冕署戎權領州事是時姚南仲節制鄭滑從事馬揔以其道直爲監軍使誣奏貶泉州別駕冕附會權勢欲構成揔罪使戎按問曲成之戎以揔無辜不從冕意別白其狀戎還自泉州冕盛氣據衙而見賓客戎遂歷東廂從容而入冕度勢未可屈徐起以見一揖而退又構其罪以狀聞置戎于佛寺環以武夫恣其侵辱如是累月誘令成揔之罪操心如一竟不動搖杜佑鎮淮南知戎之寃乃上其表發書諭冕戎難方解遂辭職寓居於江湖間後閻濟美爲福建觀察使備聞其事奏充副使又隨濟美移鎮浙東改侍御史入拜刑部員外郎出爲河南令累改衢湖常三州刺史遷浙東觀察使所莅皆以政績聞居數歲以疾辭官長慶元年十月卒贈左散騎常侍戎檢身勵約不務虛名俸入之餘散於宗族身歿之後人無譏焉兄弟五人季弟放最知名放登進士第性端厚寡言於是非不甚繫意累佐藩府莅事幹敏官至試大理評事擢拜右拾遺轉補闕歷水部兵部二員外遷兵部郎中遇憲宗以儲皇好書求端

士輔導經義選充皇太子侍讀及穆宗嗣位未聽政間放多在左右密參機命穆宗常謂放曰小子初承大寶懼不克荷先生宜爲相以匡不逮放叩頭曰臣實庸淺獲侍冕旒固不足猥塵大位輔弼之任自有賢能其言無矯飾皆此類也穆宗深嘉其誠因召對思政殿賜以金紫之服轉工部侍郎集賢學士雖任非峻切而恩顧轉隆轉刑部侍郎職如故穆宗常謂侍臣曰朕欲習學經史何先放對曰經者先聖之至言仲尼之所發明皆天人之極致誠萬代不刊之典也史記前代成敗得失之迹亦足鑒其興亡然得失相參是非無準的固不可爲經典比也帝曰六經所尚不一志學之士白首不能盡通如何得其要對曰論語者六經之菁華孝經者人倫之本窮理執要眞可謂聖人至言是以漢朝論語首列學官光武令虎賁之士皆習孝經玄宗親爲孝經注解皆使當時大理四海乂寧蓋人知孝慈氣感和樂之所致也上曰聖人以孝爲至德要道其信然乎轉兵部侍郎禮部尚書判院事放閨門之內尤推孝睦孤孀百口家貧每不給贍

常苦俸薄放因召對懇求外任其時偶以節制無闕乃授以廉問及鎮江西性用清潔爲理一方之人至今思之寶曆元年卒於江西觀察使廢朝一日

史臣曰穆祕監之剛正不奪如寒松倚巖千丈勁節而賓容州之敢決如鷙鳥逐雀英氣動人巖穴之流罕能及此然矯激過當君子不爲如塤如篪不通不介士行之美崔氏諸子有焉建遜之貞方戎放之道義元和已來稱爲令族宜哉

贊曰穆之贇質賓之常群迹忝時傑氣爽人文二李英英四崔濟濟薛氏三門難兄難弟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五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六

劉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于頔 子敏　季友　方　韓弘 子公武　弘弟充

李質　王智興 子晏平　晏宰

于頔字允元河南人也周太師燕文公謹之後也始以廕補千牛調授華陰尉黜陟使劉灣辟爲判官又以櫟陽主簿攝監察御史充入蕃使判官再遷司門員外郎兼侍御史賜紫充入西蕃計會使將命稱於時論以爲有出疆專對之能歷長安縣令駕部郎中出爲湖州刺史因行縣至長城方山其下有水曰西湖南朝疏鑿溉田三千頃久堙廢頔命設堤塘以復之歲獲秔稻蒲魚之利人賴以濟州境陸地褊狹其送終者往往不掩其棺槥頔葬朽骨凡十餘所改蘇州刺史濬溝瀆整街衢至今賴之吳俗事鬼頔疾其淫祀廢生業神宇皆撤去唯吳太伯伍員等三數廟存焉雖爲政有績然橫暴已甚追憾

湖州舊尉封杖以計强決之觀察使王緯奏其事德宗不省及後頔累遷乃與緯書曰一蒙惡奏三度改官由大理卿遷陜虢觀察使自以爲得志益恣威虐官吏日加科罰其惴恐重足一跡掾姚峴不勝其虐與其弟況舟于河遂自投而死貞元十四年爲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觀察地與蔡州鄰吴少誠之叛頔率兵赴唐州收吴房朗山縣又破賊於濯神溝於是廣軍籍募戰士器甲犀利僴然專有漢南之地小失意者皆以軍法從事因請升襄州爲大都督府府比鄆魏時德宗方姑息方鎭聞頔事狀亦無可柰何但允順而已頔奏請無不從於是公然聚歛恣意虐殺專以凌上威下爲務鄧州刺史元洪頔誣以贓罪奏聞朝旨不得已爲流端州命中使監焉至隋州棗陽縣頔命部將領士卒數百人刼洪至襄州拘留之中使奔歸京師德宗怒笞之數十頔又表洪其責太重復降中使景忠信宣旨慰諭遂除洪吉州長史然後洪獲赴謫所又怒判官薛正倫奏貶峽州長史及勑下頔怒已解復奏請爲判官德宗皆從之正倫卒未殯頔

以兵圍其宅令尊男逼娶其嫡女頔累遷至左僕射平章事燕國公俄而不奉詔旨擅總兵據南陽朝廷幾爲之旰食及憲宗即位威肅四方頔稍戒懼以第四子季友求尚主憲宗以長安永昌公主降焉其第二子方屢諷其父歸朝入覲冊拜司空平章事元和中內官梁守謙掌樞密頗招權利有梁正言者勇於射利自言與守謙宗盟情厚頔子敏與之遊處正言取頔財賄言賂守謙以求出鎮久之無效敏責其貨於正言乃誘正言之僮支解棄于溷中八年春敏奴王再榮詣銀臺門告其事即日捕頔孔目官沈壁家僮十餘人於內侍獄鞫問尋出付臺獄詔御史中丞薛存誠刑部侍郎王播大理卿武少儀爲三司使按問乃搜死奴於其第獲之頔率其男贊善大夫正駙馬都尉季友素服單騎將赴闕下待罪於建福門門司不納退於街南負墻而立遣人進表閤門使以無引不受日沒方歸明日復待罪於建福門宰相喻令還第貶爲恩王傅敏長流雷州錮身發遣殿中少監駙馬都尉季友追奪兩任官階令其家循省左贊善大夫正秘

書丞方並停見任孔目官沈壁決四十配流封州奴犀牛與劉幹同手殺人宜付京兆府決殺敕行至商山賜死梁正言僧鑒虛並付京兆府決殺頔其年十月改授太子賓客十年王師討淮蔡諸侯貢財助軍頔進銀七千兩金五百兩玉帶二詔不納復還之十三年頔表求致仕宰臣擬授太子少保御筆改為太子賓客其年八月卒贈太保謚曰厲其子季友從獵苑中訴於穆宗賜謚曰思右丞張正甫封勅請還本謚右補闕高鉞上疏論之曰夫謚者所以懲惡勸善激濁揚清使忠臣義士知勸亂臣賊子知懼雖竊位於當時死加惡謚者所以懲暴戾垂沮勸孔子修春秋亂臣賊子懼蓋為此也垂範如此而不能救況又隳其典法乎臣風聞此事是徐泗節度使李愬奏請李愬勳臣節將陛下寵其勳勞賜其爵祿車服第宅則可若亂朝廷典法將何以沮勸仲尼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名器君之所司若以假人與之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頔頃鎮襄漢殺戮不辜恣行兇暴移軍襄鄧迫脅朝廷擅留逐臣徼遮天使當先朝嗣位之始貴安

反側以靖四方幸免鈇鉞之誅得全腰領而斃誠宜謚之繆厲以沮凶邪豈可曲加美名以惠奸宄如此則是于頔生爲奸臣死獲美謚竊恐天下有識之士謂聖朝無人有此倒置伏請速追前詔却依太常謚爲厲使朝典無虧國章不濫太常博士王彥威又疏曰古之聖王立謚法者所以彰善惡垂勸誡使一字之褒賞踰紱冕一言之貶辱過朝市此有國之典禮陛下勸懲之大柄也頔頃擁節旄肆行暴虐人神共憤法令不容擅興全師僭爲正樂侵辱中使擅止制囚殺戮不辜誅求無度臣故定謚爲厲今陛下不忍改賜爲思誠出聖慈實害聖政伏以陛下自臨宸扆懋建大中聞善若驚從諫不倦況當統天立極之始所謂執法慎名之時一垂恩光大啓徼倖且如頔之不法然而陛下不忍加懲臣恐今後不逞之徒如頔者衆矣死援頔例陛下何以處之是恩曲於前而弊生於後若以李吉甫有賜謚之例則甫之爲相也有犯上殺人之罪乎以頔況之恐非倫類如以頔常入財助國改過來覲兩使絶域可以贖論夫傷物害人剥下奉上

納賄求幸尤不可長其漸焉自兩河宿兵垂七十年王師愽征瘡痏未息及張茂昭以易定入覲陳權以滄景歸朝故恩禮殊尤以勸來者而于頔以文吏之職居腹心之地而倨强犯命不獲已而入朝豈茂昭之比乎縱有入財使遠之勤何以掩其惡迹伏望陛下恩由義斷澤以禮成褒貶道存僥倖路絶則天下幸甚疏奏不報竟謚爲思

長慶中以戚里勳家諸貴引用于方復至和王傅家富於財方文結遊俠務於速進元稹作相欲以其策平河朔羣盜方以策畫干稹而李逢吉之黨欲傾裴度乃令人告稹欲結客刺度事下法司按鞫無狀而方竟坐誅

韓弘潁川人其祖父無聞世居滑之匡城少孤依毋族劉玄佐即其舅也事玄佐爲州掾累奏試大理評事玄佐卒子士寧被逐弘出汴州爲宋州南城將劉全諒時爲都知兵馬使貞元十五年全諒卒汴軍懐玄佐之恵又以弘長厚共請爲留後環監軍使請表其事朝廷亦以玄佐故許之自試大理評事檢校工部尚書汴州刺史兼御史

大夫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宋亳汴潁觀察等使時吳少誠遣人至汴密與劉全諒謀因曲環卒襲陳許會全諒卒其人在傳舍弘喜獲節鉞即斬其人以聞立出軍三千助禁軍共討少誠汴州自劉士寧之後軍益驕恣及陸長源遇害頗輕主帥其爲亂魁黨數十百人弘視事數月皆知其人有部將劉鍔者兇卒之魁也弘欲大振威望一日引短兵於衙門召鍔與其黨三百數其罪盡斬之以徇血流道中弘對賓僚言笑自若自是訖弘入朝二十餘年軍衆十萬無敢怙亂者累授檢校左右僕射司空憲宗即位加同平章事時王鍔檢校司空平章事致書于宰臣武元衡恥在王鍔之下憲宗方欲用形勢以臨淮西乃授以司徒平章事班在鍔上及用嚴綬爲招討爲賊所敗弘方鎮汴州當兩河賊之衝要朝廷慮其異志欲以兵柄授之而令李光顔烏重胤實當旗鼓乃授弘淮西諸軍行營都統令兵部郎中知制誥李程宣賜官告弘實不離理所唯令其子公武率師三千隸李光顔軍弘雖居統帥常不欲諸軍立功陰爲逗撓之計每

聞獻捷輒數日不怡其危國邀功如是吳元濟誅以統帥功加檢校司徒兼侍中封許國公罷行營都統十四年誅李師道收復河南二州弘大懼其年七月盡攜汴之牙校千餘人入覲對於便殿拜舞之際以其足疾命中使掖之宴賜加等預冊徽號大禮進絹三十五萬匹絁三萬匹銀器二百七十件三上章堅辭戎務願留京師奉朝請詔曰納大忠樹嘉績爲臣所以明極節錫殊寵進高秩有國所以待元臣況乎邦教誕敷王言總會百辟攸憲四方式瞻永念于懷久虛其位載揚成命僉曰休哉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兼侍中使持節汴州諸軍事汴州刺史上柱國許國公食邑三千戶韓弘降神挺材積厚成器中蘊深閎之量外標嚴重之姿有匡國濟時之心推誠不耀有勇兇禁暴之略仗義益彰自鎮浚郊二十餘載師徒稟訓而咸肅吏士奉法而愈明俗臻和平人用庶富威聲之重隱若山崇屬者淮濆濯征命統羣帥克殄殘孽惟乃有指蹤之功及齊境與妖分師進討遂

梟元惡惟乃有略地之効旣聞旋旆俄請執珪深陳魏闕之誠遠繼
韓侯之志朝天有慶就日方伸又抗表章固辭戎旅三加敦諭所守
彌堅于藩于宣諒切於注意我弼我輔難違其衷懇式遂良願載兼
上司論道之榮因之以齊八政中樞之長昇之以贊萬務玄袞赤舄
備于寵光不有其人孰膺斯任可守司徒兼中書令乃以吏部尚書
張弘靖兼平章事代弘鎭宣武憲宗崩以弘攝冢宰十五年六月以
本官灕中尹河中晉絳節度觀察等使時弘弟充爲鄭滑節度使子
公武爲鄜坊節度使父子兄弟皆秉節鉞人臣之寵冠絕一時二年
請老乞罷戎鎭三表從之依前守司徒中書令其年十二月病卒時
年五十八贈太尉賻絹二千匹布七百端米粟千碩初弘鎭大梁二
十餘載四州征賦皆爲己有未甞上供有私錢百萬貫粟三百萬斛
馬七千匹兵械稱是專務聚財積粟峻法樹威而莊重寡言沉猜勇
斷隣封如吳少誠李師道輩皆憚之詔使宣諭弘多倨待及齊蔡賊
平勢屈入覲兩朝寵待加等弘竟以名位始終人臣之幸也時公武

巳卒弘孫紹宗嗣公武自宣武馬步都虞候將兵誅蔡賊平檢校右散騎常侍鄜州刺史鄜等州節度使丁所生憂起復金吾將軍仍舊職十四年父弘入朝公武乞罷節度入爲右金吾將軍旣而弘出鎮河中季父充移鎮宣武公武歎曰二父聮居重鎮吾以孺子當執金吾職家門之盛懼不克勝堅辭宿衛改右驍衛將軍性頗恭遜不以富貴自處弘罷河中居永崇里第公武居宣陽里之北門因省父無疾暴卒贈户部尚書

充依舅劉玄佐歷河陽昭義牙將及兄弘節制宣武召歸主親兵奏授御史大夫弘頗酷法人人不自保充獨謙恭執禮未嘗懈怠繇是徧得士心然以親逼權重常不自安元和六年因獵近郊單騎歸于洛陽時朝廷方姑息弘亦憐充之無異志擢拜右金吾衛將軍十二月轉大將軍歷少府監十五年代姪公武爲鄜坊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長慶二年幽鎮魏復亂朝廷以王承元有衆卒數千在滑州恐封疆相接復相勸誘命充與承元更换所守檢校左僕射是歲汴州

節度使李愿被三軍所逐立都將李㝏爲留後朝廷以充久在汴州衆心悦附命充爲宣武節度使兼統義成之師往討㝏會㝏疽發腦屬兵於紀綱李質質以計誅首亂送㝏歸京師充遂不戰而入大梁時陳許李光顏亦奉詔討㝏軍於尉氏意欲必先收汴因大肆俘掠汴州監軍使姚文壽亦欲招許下之師充在中牟聞其謀率衆徑至城下汴人素懷充來皆踴躍相賀無復疑貳詔加檢校司空詔割潁州隷滑州充既安堵密籍部伍間得嘗構惡者千餘人一日下令并父母妻子立出之敢逡巡境内者斬自是軍政大理汴人無不愛戴四年八月例加司徒詔未至暴疾卒時年五十五贈司徒謚曰肅充雖内外皆將家素不事豪侈常以簡約自持臨機決策動無遺悔善將者多之

李質者汴之牙將李㝏既爲留後倚質爲心腹及朝廷以㝏爲郡守志邀節鉞質勸諭不從會㝏疽發首乃與監軍姚文壽謀斬㝏傳首京師有詔以韓充鎮汴充未至質權知軍州事使衛牙兵二千人皆

日給酒食物力爲之損屈充將至質曰若韓公始至頓去二千人日
膳人情必大去若不除之後當無繼不可留此弊以遺吾師遂處分
停日膳而後迎充召爲金吾將軍長慶三年四月卒
王智興字匡諫懷州温縣人也曾祖靖左武衛將軍祖瓌右金吾衛
將軍父縉太子詹事智興少驍鋭爲徐州衙卒事刺史李洧及李納
謀叛欲害洧洧遂以徐州歸國納怒以兵攻徐甚急智興健行不四
五日齎表京師求援德宗發朔方軍五千人隨智興赴之淄青圍解
自是智興常以徐軍抗納累歷滕豐沛狄四鎮將自是二十餘年爲
徐將元和中王師誅吳元濟李師道與蔡賊謀撓沮王師頻出軍侵
徐徐帥李愬以所部步騎悉委智興以抗之鄆將王朝晏以兵攻沛
智興擊敗之賊又令姚海率勁兵二萬圍豐攻城甚急智興復擊敗
之於賊壁獲美妾智興懼軍士爭之乃曰軍中有女子安得不敗此
雖無罪違軍法也即斬之以徇累官至侍御史本軍都押衙十三年
王師誅李師道智興率徐軍八千會諸道之師進擊與陳許之軍大

破賊於金鄉拔魚臺俘斬萬計以功遷御史中丞賊平授沂州刺史長慶初河朔復亂徵兵進討穆宗素知智興善將遷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充武寧軍節度副使河北行營都知兵馬使初召智興以徐軍三千渡河徐之勁卒皆在部下節度使崔羣慮其前軍難制密表請追赴闕授以他官事未行會赦王廷湊諸道班師智興先期入境羣頗憂疑令府僚迎勞且誡之曰兵士悉輸甲仗於外副使以十騎入城智興既首處賓僚聞之心動率歸師斬關而入殺軍中異己者十餘人然後詣衙謝羣曰此軍情也羣治裝赴闕智興遣兵士援送羣家屬至埇橋遂掠鹽鐵院緡幣及汴路進奉物商旅貲貨率十取七八逐濠州刺史侯弘度弘度棄城走朝廷以罷兵力不能加討遂授智興檢校工部尚書徐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武寧軍節度徐泗濠觀察使自是智興務積財賄以賂權勢賈其聲譽用度不足稅泗口以裒益之累加至檢校僕射司空太和初李同捷據滄德叛智興上章請躬督士卒討賊從之乃出全軍三萬自備五月粮餉朝

廷嘉之加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兼滄德行營招撫使初同捷狂桀拒
命濟之以王廷湊王師經年無功及智興拔棣州賊大懼諸軍稍務
進取以智興首功加守太傅封鴈門郡王賊平入朝上賜宴麟德殿
賞賜珍玩名馬進位侍中改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陳許蔡等州觀
察使太和七年改授河中尹河中節度晉磁隰觀察等使智興因入
朝九年五月改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宋亳汴潁觀察等使開成元
年七月卒年七十九贈太尉不視朝三日葬于洛陽榆林之北原四
鎮將校會葬者千人智興九子晏平晏宰晏皐晏實晏恭晏逸晏深
晏斌晏韜而晏平晏宰最知名
晏平㓜從父征伐以討李同捷功授檢校右散騎常侍靈州大都督
府長史朔方靈鹽節度丁父憂奔歸洛陽晏平居官貪黷去鎮日擅
將征馬四百餘匹及兵仗七千事自衛爲憲司所糺減死長流康州
以父喪未赴流所告於河北三鎮三帥上表救解請從昭雪改授撫
州司馬給事中韋溫薛廷老盧弘宣封還制書改永州司戶韋溫又

執不下文宗令中使宣諭方行晏宰於昆仲間最稱偉器大中後歷上黨太原節度使扞迴鶻党項屢立邊功晏皐仕至左威衛將軍

史臣曰于燕公以儒家子逢時擾攘不持士範非義非俠健者不為末塗淪躓固其宜矣韓王二帥乘險蹈利犯上無君豺狼噬人鵂鶹幸夜爵祿過當其可已乎謂之功臣恐多慙色

贊曰于子清狂輕犯彝章韓虐王剽專恣一方元和赫斯揮劒披攘擇肉之倫爪距摧藏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六

[illegible]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七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王翃 翃兄翊　郗士美

李鄘 鄘子柱 柱子磎　辛祕

馬摠　韋弘景

王彥威

王翃太原晉陽人也兄翊乾元中累官至京兆少尹性謙柔淡於聲利自商州刺史遷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觀察等使入朝充北蕃宣慰使稱職代宗素重之及即位目爲純臣遷刑部侍郎御史中丞居憲司雖不能舉振綱條然以謹重知名大曆二年卒翃爲侍郎時翃自折衝授辰州刺史遷朗州有威望智術所莅立名大曆五年遷容州刺史容管經略使自安史之亂頻詔徵發嶺南兵募隸南陽魯炅軍炅與賊戰於葉縣大敗餘衆離散嶺南谿洞夷獠乘此相恐爲

亂其首領梁崇牽自號平南十道大都統及其黨覃問等誘西原賊張侯夏永攻陷城邑據容州前後經略使陳仁琇李抗侯令儀耿慎惑元結長孫全緒等雖容州刺史皆寄理藤州或寄梧州及翃至藤州言於衆曰吾為容州刺史安得寄理他邑乃出私財募將健許奏以好爵以是人各盡力不數月斬賊魁歐陽珪馳於廣州見節度使李勉求兵為援勉曰容州陷賊已久羣獠方強卒難圖也若務速攻秪自敗耳郡不可復也翃請曰大夫如未暇出師但請移牒諸州揚言出千兵援助冀藉聲勢成萬一之功勉然之翃乃以手札告諭義州刺史陳仁璀藤州刺史李曉庭等盟約討賊翃復募三千餘人同力戰日數合節度使牒止翃用兵翃慮惑將士匿其牒奮起士卒大破賊數萬衆擒其帥梁崇牽賊遁數百里外盡復容州故境翃發使以聞奏置順州以遏餘寇前後大小百餘戰生擒賊帥上獻者七十餘人累加銀青光祿大夫兼御史中丞充招討處置使翃又令其將張利用李寔等分兵討襲西原遂收復鬱林諸州部內漸安後因哥

舒晃殺節度使呂崇賁嶺南復亂翃遣大將李寔悉所管兵赴援廣州西原賊率覃問復招合夷獠曰容州兵馬盡赴廣州郡可圖也於是悉衆來襲翃知其來伏兵禦之生擒覃問其衆大敗代宗聞而壯之遣中使慰勞加金紫光祿大夫時西蕃入寇河中元帥郭子儀統兵備之乃徵翃爲河中少尹充節度留後領子儀之務有悍將凌正者橫暴撓軍政約其徒夜譟斬關以逐翃有告者翃縮夜漏數刻以差其期賊驚而遁卒誅正軍城又安歷汾州刺史京兆尹屬發涇原兵討李希烈軍次滻水翃備供頓肉敗粮臭衆怒以叛翃奔至奉天加御史大夫改將作監從幸山南車駕還京改大理卿出爲福州刺史福建觀察使入爲太子賓客貞元十二年檢校禮部尚書代董晉爲東都留守判尚書省事東畿汝防禦使凡開置二十餘屯市勁筋良鐵以爲兵器簡練士卒軍政頗修無何吳少誠阻命翃賦車籍甲不待完繕東畿之人賴之十八年卒時七十餘贈禮部尚書

郗士美字和夫高平金鄉人也父純字高卿爲李邕張九齡等知遇

尤以詞學見推與顏眞卿蕭穎士李華皆相友善舉進士繼以書判
制策三中高第登朝歷拾遺補闕員外郎中諫議大夫中書舍人處
事不迴爲元載所忌魚朝恩署牙將李琮爲兩街功德使琮暴橫於
銀臺門毀辱京兆尹崔昭純詰元載抗論以爲國恥請速論奏載不
從遂以疾辭退歸東洛凡十年自號伊川田父清名高節稱於天下
及德宗即位崔祐甫作相召拜左庶子集賢學士到京以年老乞身
表三上除太子詹事致仕東歸洛陽德宗召見屢加褒歎賜以金紫
公卿大夫皆賦詩祖送於都門搢紳以爲美談有文集六十卷行於
世士美少好學善記覽父友顏眞卿蕭穎士輩嘗與之討論經傳應
對如流旣而相謂曰吾曹異日當交於二郄之間矣未冠爲陽翟丞
李抱眞鎭潞州辟爲從事雅有叅贊之績其後易二帥皆詔士美佐
之由坊州刺史爲黔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持節黔中經略招討觀察
鹽鐵等使時溪州賊帥向子琪連結夷獠控據山洞衆號七八千士
美設奇略討平之詔書勞慰加檢校右散騎常侍封高平郡公再遷

京兆尹毋別殿延問必咨訪大政出為鄂州觀察使貞元十八年伊慎有功特授安黃節度二十年慎來朝其子宥主留事朝廷未能去會宥母卒於京師利主軍權不時發喪士美命從事託以他故過其境宥果迎之告以凶問先備肩藍即日遣之元和五年拜河南尹明年三月檢校工部尚書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昭義節度前政之豐給浮費至皆減損號令嚴肅及朝廷討王承宗士美遣兵馬使王獻領勁兵一萬為前鋒獻兇惡恃亂逗撓不進遽令召至數其罪斬之下令曰敢後出者斬士美親鼓之兵既合而賊軍大敗下三營環柏鄉屢以捷聞上大悅曰吾故知士美能辦吾事于時四面七八鎮兵共十餘萬以環鎮冀未有首功多犯法士美兵士勇敢畏法威聲甚振承宗大懼指期有破亡之勢會詔班師至今兩河間稱之十二年以疾徵為工部尚書稍間拜忠武節度使檢校刑部尚書至鎮踰月寢疾元和十四年九月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左僕射諡曰景士美善與人交然諾之際豁如也當時名稱翕然

李鄘字建侯江夏人北海太守邕之姪孫父暄官至起居舍人鄘大曆中舉進士又以書判高等授祕書正字爲李懷光所辟累遷監察御史及懷光據蒲津叛鄘與母妻陷賊中恐禍及親因僞白懷光曰兄病在洛請毋往視之懷光許焉且戒妻子無得從鄘皆遣行後懷光知責之對曰鄘名隸軍籍不得隨侍老母奈何不使婦隨姑行也懷光無以罪之時與故相高郢同在賊廷乃密奏賊軍虛實及攻取之勢德宗賜手詔以勞之後事泄懷光嚴兵召郢與鄘詰責鄘詞激氣壯三軍義之懷光不敢殺因之獄中懷光死馬燧就獄致禮表爲河東從事尋以言不行歸養洛中襄州節度使嗣曹王皐致禮延辟署從事奏兼殿中侍御史入爲吏部員外郎徐州張建封卒其子愔爲將校所迫俾領軍務詔擇臨難不懾者即其軍以諭之遂命鄘爲徐州宣慰使鄘直抵其軍召將士傳朝旨陳禍福脫監軍使桎梏令復其位兇黨不敢犯及愔上表稱兵馬留後鄘以爲非詔令所加不宜稱號立使削去方授其表遷吏部郎中順宗登極拜御史中丞遷

京兆尹尚書右丞元和初以京師多盜復選爲京兆尹擒奸禁暴威望甚著尋拜檢校禮部尚書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是鎮承前命帥多用武將有神策行營之號初受命必詣軍修謁鄘既受命表陳其不可詔遂去神策行營字但爲鳳翔隴右節度未幾遷鎮太原入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諸道鹽鐵轉運使五年冬出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鄘前在兩鎮皆以剛嚴操下遽變舊制人情不安故未幾即改去至淮南數歲就加檢校左僕射政嚴事理府廩充積及王師征淮夷鄆寇李師道表裏相援鄘發楚壽等州二萬餘兵分壓賊境日費甚廣未嘗請於有司時憲宗以兵興國用不足命鹽鐵副使程异乘馹諭江淮諸道俾助軍用鄘以境內富實乃大籍府庫一年所蓄之外咸貢於朝廷諸道以鄘爲倡首悉索以獻自此王師無匱乏之憂先是吐突承璀監淮南軍貴寵莫貳鄘亦以剛嚴素著而差相敬憚未嘗相失承璀歸遂引以爲相十二年徵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鄘出入顯重素不以公輔自許年侵勢過頗安外鎮

登祖筵聞樂而泣下曰宰相之任非吾所長也行頗緩至京師又辭疾歸第既未朝謁亦不領政事竟以疾辭改授戸部尚書俄換檢校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尋以太子少傅致仕元和十五年八月卒贈太子太保謚曰肅鄘強直無私飾與楊憑穆質許孟容王仲舒友善皆任氣自負然鄘當官嚴重爲吏以峻法立操所至稱理而剛決少恩鎮揚州七年令行禁止擒擿生殺一委軍吏叅佐束手居人頗陷非法物議以此少之子柱官至浙東觀察使柱子磎字景望博學多通文章秀絶大中十三年一舉登進士第歸仁晦鎮大梁穆仁裕鎮河陽自監察殿中相次奏爲從事入爲尚書水部員外郎累遷吏部郎中兼史館修撰拜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廣明中分司洛下遇巢讓之亂逃於河橋光啓中避亂淮海有僞襄王詔命磎皆不從王鐸鎮滑臺杖策詣之鐸表薦于朝昭宗雅重之復召入翰林爲學士拜戸部侍郎遷禮部尚書景福二年十月與韋昭度並命中書門下平章事宣制日水部郎中知制誥劉崇魯掠其麻哭之奏云李磎

奸邪挾附權倖以忝學士不合爲相時宰臣薛昭緯與昭度及磎素不相協密遣崇魯沮之也乃左授太子少師磎因上十章及納諫論三篇自雪且數崇魯之惡議者重其才而鄙其訟昭宗素愛其才而急於大用至乾寧初又上第十一表乃復命爲相數月與昭度同爲王行瑜等所殺磎自在臺省聚書至多手不釋卷時人號曰李書樓所撰文章及注解書傳之闕疑僅百餘卷經亂悉亡王行瑜死德音昭雪贈司徒謚曰文子沇字東濟有俊才與父同日遇害詔贈禮部員外郎

辛秘隴西人少嗜學貞元年中累登五經開元禮科選授華原尉判入高等調補長安尉高郢爲太常卿嘉其禮學奏授太常博士遷祠部兵部員外郎仍兼博士山陵及郊丘二禮儀使皆署爲判官當時推其達禮元和初拜湖州刺史未幾屬李錡命將收支郡遂令大將監守五郡蘇常杭睦四州刺史或以戰敗或被拘執賊黨以秘儒者甚易之秘密遣衙門將丘知二勒兵數百人候賊將動逆戰大破之

知二中流矢墜馬起而復戰斬其將焚其營一州遂安賊平以功賜金紫由是僉以秘材堪將帥及太原節度范希朝領全師出討王承宗徵秘爲河東行軍司馬委以留務尋召拜左司郎中出爲汝州刺史九年徵拜諫議大夫改常州刺史選爲河南尹莅職修政有可稱者十二年拜檢校工部尚書代郗士美爲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昭義軍節度澤潞磁洺邢等州觀察使是時以再討王承宗澤潞壓境凋費尤甚朝議以兵革之後思能完復者遂以命秘凡四歲府庫積錢七十萬貫餱粮器械稱是及歸道病先自爲墓誌將歿又爲書一通命繊致几上其家發之皆送終遵儉之旨久歷重任無豐財厚產爲時所稱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卒年六十四贈左僕射謚曰昭

馬摠字會元扶風人少孤貧好學性剛直不妄交遊貞元中姚南仲鎮滑臺辟爲從事南仲與監軍使不叶監軍誣奏南仲不法及罷免摠坐貶泉州別駕監軍入掌樞密福建觀察使柳冕希旨欲殺摠從

事穆贊鞫揔贊稱無罪揔方免死後量移恩王傅元和初遷虔州刺史四年兼御史中丞充嶺南都護本管經略使揔敦儒學長於政術在南海累年清廉不撓夷獠便之於漢所立銅柱之處以銅一千五百斤特鑄二柱刻書唐德以繼伏波之迹以綏蠻功就加金紫八年轉桂州刺史桂管經略觀察使入爲刑部侍郎裴度宣慰淮西奏爲制置副使吳元濟誅度留揔蔡州知彰義軍留後尋檢校工部尚書蔡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淮西節度使揔以申光蔡等州久陷賊寇人不知法威刑勸導咸令率化奏改彰義軍曰淮西賊之僞迹一皆削盪十三年轉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陳許溵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明年改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十四年遷檢校刑部尚書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鄆曹濮等州觀察等使就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入爲戶部尚書長慶三年卒贈右僕射揔理道素優軍政多暇公務之餘手不釋卷所著奏議集年曆通曆子鈔等書百餘卷行於世

韋弘景京兆人後周逍遙公敻之後祖嗣立終宣州司戶父堯終洋

州興道令弘景貞元中始舉進士爲汴州浙東從事元和三年拜左拾遺充集賢殿學士轉左補闕尋召入翰林爲學士普潤鎮使蘇光榮爲涇原節度使弘景草麻漏叙光榮之功罷學士改司門員外郎轉吏部員外左司郎中改吏部度支郎中張仲方貶李吉甫諡上怒貶仲方弘景坐與仲方善出爲綿州刺史宰相李夷簡出鎮淮南奏爲副使賜以金紫入爲京兆少尹遷給事中劉士經以駙馬交通邪倖穆宗用爲太僕卿弘景與給事薛存慶封還詔書論士經曰伏以司僕正卿位居九列在周之命伯冏其人所以惟月膺名象河稱重漢朝亦以石慶之謹愿陳萬年之行潔皆踐斯職謂之大寮今士經戚里常人班叙散秩以父任將帥家富貲財聲名不在於士林行義無聞於朝野忽長卿寺有瀆官常以親則人物未賢以勳則寵待常厚令叨顯任誠謂謬官傳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蓋士經之謂臣等職司違失實在守官其劉士經新除太僕卿勅未敢行下穆宗遣宰臣宣諭弘景等固執如前宰臣不得已改衛尉少卿穆宗復遣諭弘

景曰士經父昌有邊功士經爲少列十餘年又尚雲安公主宜有加恩朕思賞勞睦親之意竟行前命穆宗怒乃令弘景使安南邕容宣慰時論翕然推重時蕭俛以清直在位弘景議論常所輔助遷刑部侍郎轉吏部侍郎銓綜平允權邪憚其嚴勁不敢干以非道掌選二歲改陝虢觀察使歲滿徵拜尚書左丞駁吏部授官不當者六十人弘景素以鯁亮稱及居綱轄之地郎吏望風修整會吏部員外郎楊虞卿以公事爲下吏所訕獄未能辨詔下弘景與憲司就尚書省詳讞虞卿多朋游人多嚮附之弘景素所不悅時已請告在第及準詔就召以公服來謁弘景謂之曰有勑推公虞卿失容自退轉禮部尚書充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繕完宮室至今賴之大和五年五月卒年六十六贈尚書左僕射弘景歷官行事始終以直道自立議論操持無所阿附當時風教尤爲倚賴自長慶已來目爲名卿

王彥威太原人世儒家少孤貧苦學尤通三禮無由自達元和中游京師求爲太常散吏卿知其書生補充檢討官彥威於禮閣掇拾自

隋已來朝廷沿革吉凶五禮以類區分成三十卷獻之號曰元和新禮錄是知名特授太常博士憲宗晏駕未定謚淮南節度使李夷簡以憲宗功高列聖宜特稱祖穆宗下禮官議彥威奏曰據禮經三代之制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外又祖有功而宗有德故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郊祀后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自東漢魏晉漸違經意沿革不一子孫以推美爲先自始祖已下並有建祖之制蓋非典訓不可法也國朝祖宗制度本於周禮以景皇帝爲太祖又祖神堯而宗太宗自高宗已降但稱宗謂之尊名可爲成法不然則太宗造有區夏理致昇平玄宗掃清內難翊戴聖父肅宗龍飛靈武收復兩都此皆應天順人撥亂返正至於廟號亦但稱宗謹按經義祖者始也宗者尊也故傳曰始封必爲祖書曰德高可宗故號高宗今宜本三代之定制去魏晉之亂法守貞觀開元之憲章而擬議大名垂以爲訓大行廟號宜稱宗制從之故事祔廟之禮先告於太極殿然後奉神主赴太廟祔禮畢不再告於太極殿時憲

宗祔廟禮畢執政詳舊典今有司再告祔享禮畢于太極殿彥威執議以爲不可執政怒會宗正寺進祝版誤以憲宗爲睿宗執政銜其強奏祝版參差博士之罪彥威坐削一階奪兩季俸彥威殊不低迴每議禮事守正不阿附君子稱之累轉司封員外郎中弘文館舊不置學士文宗特置一員以待彥威尋使魏博宣慰特賜金紫五年遷諫議大夫朝廷自誅李師道收復淄青十二州未定戶籍乃命彥威充十二州勘定兩稅使朝法振舉人不以爲煩以本官兼史館修撰彥威通悉典故宿儒碩學皆讓之時以僕射上事儀注前後不定中丞李漢奏定朝議未以爲允中書門下奏請依元和七年已前儀注左右僕射上日請受諸司四品六品丞郎已下拜彥威奏論曰臣謹按開元禮凡受冊官並與卑官答拜國朝官品令三師三公正一品尚書令正二品並是冊拜授官上之日亦無受朝官再拜之文僕射班次三公又是尚書令副貳之職雖端揆之重有異百寮然與羣官比肩事主禮曰非其臣即答拜之又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

以避君也即僕射上日受常參官拜事頗非儀況元和七年已經奏議酌爲定制編在國章近年上儀又有受拜之禮禮文乍變物論未安請依元和七年勑爲定時李程爲左僕射宰執難於改革雖不從其議論者稱之興平縣人上官興因醉殺人亡竄吏執其父下獄興自首請罪以出其父京兆尹杜悰御史中丞宇文鼎以其首罪免父有光孝義請減死配流彥威與諫官上言曰殺人者死百王共守若許殺人不死是教殺人興雖免父不合減死詔竟許決流彥威詣中書投宰相面論語訐氣盛執政怒左授河南少尹未幾改司農卿李宗閔重之既秉政授青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平盧軍節度淄青等觀察使開成元年召拜戶部侍郎專判度支彥威儒學雖優不勤吏事然貨泉之柄素非所長性既剛訐自恃有餘嘗紫宸廷奏曰臣自計司按見管錢穀文簿皆量入以爲出使經費必足無所刻削且百口之家猶有歲蓄而軍用錢物一切通用悉隨色額占定終歲支給無毫釐之差儻臣一旦愚迷欲自欺竊亦不可得也名曰度支占額圖

旣而又進供軍圖曰起至德乾元之際迄於貞觀元和之初天下有觀察者十節度二十有九防禦者四經畧者三犄角之師犬牙相制大都通邑無不有兵都計中外各額至八十餘萬長慶戶口凡三百三十五萬而兵額約九十九萬通計三戶資一兵今計天下租賦一歲所入揔不過三千五百餘萬而上供之數三之一焉三萬之中二給衣賜自留州留使兵士衣賜之外其餘四十萬衆仰給度支伏以時逢理安運屬神聖然而兵不可弭食哉惟時憂勤之端兵食是切臣謬司邦計虔奉睿圖輒纂事功庶裨聖覽又纂集國初已來至貞元帝代功臣如左氏傳體叙事號曰唐典進之彥威旣掌利權心希大用時內官仇士良魚弘志禁中用事先是左右神策軍多以所賜衣物於度支中估判使多曲從厚給其價開成初有詔禁止然趨利者猶希意從其請託至是彥威大結私恩凡內官請託無不如意物議鄙其躁妄復修王播舊事貢奉羨餘殆無虛日會邊軍上訴衣賜不時兼之朽故宰臣惡其所爲令攝度支人吏付臺推訊彥威略不

介懐入司視事及人吏受罰左授衛尉卿停務方還私第三年七月檢校禮部尚書代殷侑爲許州刺史充忠武軍節度陳許溵觀察等使會昌中入爲兵部侍郎歷方鎮檢校兵部尚書卒贈僕射謚曰靖

史臣曰世以治軍戎決權變非儒者之事而王翃郗士美釋縫掖之儒衣奮將軍之旗鼓俾士赴湯火威振藩籬何其壯也所謂非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二子遭遇英主伸其効用宜哉李建侯不屈於賊庭馬會元見伸於貝錦臨危挺操所謂貞臣將相之榮固其宜矣辛潞州之特達韋僕射之峻整王尚書之果敢皆一時之偉器也若以道自牧求福不回即能臣也而彥威欲爲巧官不亦疎乎

贊曰見危致命臨難不恐士美建侯仁者之勇弘景陸離駁正黃扉貪名喪道狂哉彥威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七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八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　沈桐同校

武元衡 從父弟儒衡

鄭餘慶 子澣 澣子允謨 茂休 處誨 從讜

韋貫之 兄綬 弟纁 貫之子澳 澳子庾 庠 序 雍 郊附

武元衡字伯蒼河南緱氏人曾祖德載天后從父弟官至湖州刺史祖平一善屬文終考功員外郎修文館學士事在逸人傳父就殿中侍御史以元衡貴追贈吏部侍郎元衡進士登第累辟使府至監察御史後爲華原縣令時畿輔有鎮軍督將恃恩矜功者多撓吏民元衡苦之乃稱病去官放情事外沉浮讌詠者久之德宗知其才召授比部員外郎一歲遷左司郎中時以詳整稱重貞元二十年遷御史中丞嘗因延英對罷德宗目送之指示左右曰元衡真宰相器也順宗即位以病不親政事王叔文等使其黨以權利誘元衡元衡拒之時奉德宗山陵元衡爲儀仗使監察御史劉禹錫叔文之黨也求充

儀仗判官元衡不與其黨遂不悅數日罷元衡爲右庶子憲宗即位始冊爲皇太子元衡贊引因識之及登極復拜御史中丞持平無私綱條悉舉人甚稱重尋遷戶部侍郎元和二年正月拜門下侍郎平章事賜金紫兼判戶部事上爲太子時知其進退守正及是用爲宰相甚禮信之初浙西節度李錡請入覲乃拜爲右僕射令入朝既而又稱疾請至歲暮上問宰臣鄭絪請如錡奏元衡曰不可且錡自請入朝詔既許之即又稱疾是可否在錡今陛下新臨大寶天下屬耳目若使奸臣得遂其私則威令從茲去矣上以爲然遽追之錡果計窮而反先是高崇文平蜀因授以節度使崇文理軍有法而不知州縣之政上難其代者乃以元衡代崇文拜檢校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充劍南西川節度使將行上御安福門以臨慰之高崇文既發成都盡載其軍資金帛帟幕伎樂工巧以行元衡至則庶事節約務以便人比三年公私稍濟撫蠻夷約束明具不輒生事重慎端謹雖淡於接物而開府極一時之選八年徵還至駱谷重拜門下侍

郎平章事時李吉甫李絳情不相叶各以事理曲直於上前元衡居中無所違附上稱爲長者及吉甫卒上方討淮蔡悉以機務委之時王承宗遣使奏事請赦吳元濟請事於宰相辭禮悖慢元衡叱之承宗因飛章詆元衡咎怨頗結元衡宅在靜安里九年六月三日將朝出里東門有暗中叱使滅燭者導騎訶之賊射之中肩又有匿樹陰突出者以棓擊元衡左股其徒馭已爲賊所格奔逸賊乃持元衡馬東南行十餘步害之批其顱骨懷去及衆呼偕至持火照之見元衡已踣於血中即元衡宅東北隅墻之外時夜漏未盡陌上多朝騎及行人鋪卒連呼十餘里皆云賊殺宰相聲達朝堂百官恟恟未知死者誰也須臾元衡馬走至遇人始辨之既明仗至紫宸門有司以元衡遇害聞上震驚却朝而坐延英召見宰相惋慟者久之爲之再不食冊贈司徒贈賻布帛五百匹粟四百碩輟朝五日謚曰忠愍元衡工五言詩好事者傳之往往被於管絃初八年元衡自蜀再輔政時太白犯上相歷執法占者言今之三相皆不利始輕末重月餘李絳

以足疾免明年十月李吉甫以暴疾卒至是元衡為盜所害年五十八始元衡與吉甫齊年又同日為宰相及出鎮分領揚益及吉甫再入元衡亦還吉甫先一年以元衡生月卒元衡後一年以吉甫生月卒吉凶之數若符會焉先是長安謡曰打麥麥打三三三既而旋其袖曰舞了也解者謂打麥者打麥時也麥打者蓋謂暗中突擊也三三三謂六月三日也舞了也謂元衡之卒也自是京師大恐城門加衛兵察其出入物色伺之其偉狀異製燕趙之音者多執訊之元衡從父弟儒衡

儒衡字庭碩才度俊偉氣直貌莊言不妄發與人交友終始不渝相國鄭餘慶不事華潔後進趨其門者多垢衣敗服以望其知而儒衡謁見未嘗輒易所好但與之正言直論餘慶因亦重之憲宗以元衡横死王事嘗嗟惜之故待儒衡甚厚累遷戶部郎中十二年權知諫議大夫事尋兼知制誥皇甫鎛以宰相領度支剥下以媚上無敢言其罪者儒衡上疏論列鎛密訴其事帝曰勿以儒衡上疏卿將報怨

耶鑄不復敢言儒衡氣岸高雅論事有風彩羣邪惡之尤爲宰相令
狐楚所忌元和末年垂將大用楚畏其明俊欲以計沮之以離其寵
有狄兼謨者梁公仁傑之後時爲襄陽從事楚乃自草制詞召狄兼
謨爲拾遺曰朕聽政餘暇躬覽國書知奸臣擅權之由見母后竊位
之事我國家神器大寶將遂傳於他人洪惟昊穹降鑒儲祉誕生仁
傑保佑中宗使絕維更張明辟乃復宜福胄胤與國無窮及兼謨制
出儒衡泣訴於御前言曾祖平一在天后朝辭榮終老當時不以爲
累憲宗再三撫慰之自是薄楚之爲人然儒衡守道不回嫉惡太甚
終不至大任尋正拜中書舍人時元稹依倚內官得知制誥儒衡深
鄙之會食瓜閤下蠅集於上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處來而遽集
於此同僚失色儒衡意氣自若遷禮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六
鄭餘慶字居業滎陽人祖長裕官至國子司業終潁川太守長裕弟
少微爲中書舍人刑部侍郎兄弟有名於當時父慈與元德秀友善
官至太子舍人餘慶少勤學善屬文大曆中舉進士建中末山南節度

使嚴震辟爲從事累官殿中侍御史丁父憂罷貞元初入朝歷左司
兵部員外郎庫部郎中八年選爲翰林學士十二年六月遷工部侍
郎知吏部選事時有玄法寺僧法湊爲寺衆所訴萬年縣尉盧伯達
斷還俗後又復爲僧伯達上表論之詔中丞宇文邈刑部侍郎張彧
大理卿鄭雲逵等三司與功德使判官諸葛述同按鞫議以述胥吏
不合與憲臣等同入省按事餘慶上疏論列當時翕然稱重十四年
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餘慶通究六經深占奏對之際多以古義傅之
與度支使于頔素善每奏事餘慶皆議可之未幾頔以罪貶時又歲
旱人飢德宗與宰臣議將賑給禁衛六軍事未行爲中書吏所洩餘
慶貶郴州司馬凡六載順宗登極徵拜尚書左丞憲宗嗣位之月又
擢守本官平章事未幾屬夏州將楊惠琳阻命宰臣等論奏多議兵
事餘慶復以古義上言夏州軍士皆仰給縣官又有介馬萬蹄之語
時議以餘慶雖好古博雅而未適時有主書滑渙久司中書簿籍與
內官典樞密劉光琦情通宰相議事與光琦異同者令渙達意未嘗

不遂所欲宰相杜佑鄭絪皆姑息之議者云佑私呼爲滑八四方書幣皆貨充集其門弟泳官至刺史及餘慶再入中書與同僚集議渙指陳是非餘慶怒其僭叱之尋而餘慶罷相爲太子賓客其年八月渙贓汚發賜死上竊聞餘慶叱渙事甚重之乃改爲國子祭酒尋拜河南尹三年檢校兵部尚書兼東都留守六年四月正拜兵部尚書餘慶再爲相罷免皆非大過尤以清儉爲時所稱泊中外踐更鬱爲耆德朝廷得失言成準的時京兆尹元義方戶部侍郎判度支盧坦皆以勲官前任至三品據令合立門㦸各請㦸立於其第時義方以加上柱國坦以前任宣州觀察使請㦸近代立㦸者率有銀青階而義方只據勲官有司不詳覆而給之議者非之臺司將劾而未果會餘慶自東都來發論大以爲不可繇是臺司移牒詰禮部左司郎中陸則禮部員外崔備皆罰俸奪元盧之門㦸餘慶受詔撰惠昭太子哀冊其辭甚工有竪工崔環自淮南小將爲黃州司馬勅至南省餘慶執之封還以爲諸道散將無故受正員五品官是開徼倖之路且無

闕可供言或過理由是稍忤時權改太子少傅兼判太常卿事初德宗自山南還宮關輔有懷光吐蕃之虞都下驚憂遂詔太常集樂去大鼓至是餘慶始奏復用大鼓九年拜檢校右僕射兼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三歲受代十二年除太子少師尋以年及懸車請致仕詔不許時累有恩赦敘階及天子親謁郊廟行事官等皆得以恩授三品五品不復計考其使府賓吏又以軍功借賜命服而後入拜者十八九由是在朝衣綠者甚少郎官諫官有被紫垂金者又丞郎中謝泊郎官出使多賜章服以示加恩於是寵章尤濫當時不以服章爲貴遂詔餘慶詳格令立制條奏以聞十三年拜尚書左僕射自兵興以來處左右端揆之位者多非其人及餘慶以名臣居之人情美洽憲宗以餘慶諳練典章朝廷禮樂制度有乖故事專委餘慶參酌施行遂用爲詳定使餘慶復奏刑部侍郎韓愈禮部侍郎李程爲副使左司郎中崔郾吏部郎中陳珮刑部員外郎楊嗣復禮部員外郎庾敬休並充詳定判官朝廷儀制吉凶五禮咸有損益焉改

鳳翔尹鳳翔隴節度使十四年兼太子少師檢校司空封榮陽郡公兼判國子祭酒事以太學荒毀日久生徒不振奏率文官俸給修兩京國子監及穆宗登極以師傅之舊進位檢校司徒優禮甚至元和十五年十一月卒詔曰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太子少師上柱國榮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鄭餘慶始以衣冠禮樂行於山東餘力文章遂成志學出入清近盈五十年再秉台衡屢分戎律凡所要職無不踐更貴而能貧卑以自牧謇諤聞於臺閣柔睦化於閨門受命有考父之恭待士比公孫之廣焚書逸禮盡可口傳古史舊章如因心匠朕方咨稟庶罔昏踰神將祝予痛悼何及乞言既阻賵禮宜優可贈太保時年七十五謚曰貞餘慶砥名礪行不失儒者之道清儉率素終始不渝四朝居將相之任出入垂五十年祿賜所得分給親黨其家頗類寒素自至德已來方鎮除授必遣中使領旌節就第宣賜皆厚以金帛遺之求媚者唯恐其數不廣故王人一來有獲錢數百萬者餘慶每受方任天子必誡其使曰餘慶家貧不得妄有

求取專欲振起儒教後生謁見者率以經學諷之而周其所急理家
理身極其儉薄及修官政則喜開廣鎮歧下一歲戎事可觀又創立
儒宮以來學者雖行已可學而往往近於沽激故當時議者不全德
許之上以家素清貧不辦喪事宜令所司特給一月俸料以充賻贈
用示哀榮有文集表疏碑誌詩賦共五十卷行於世兄承慶官不顯
弟賡甫官至主客員外郎中楚懷鄭三州刺史次弟具瞻羽客時然
皆官至縣令賔佐餘慶子瀚瀚本名涵以文宗藩邸時名同改名瀚
貞元十年舉進士以父謫官累年不任自秘書省校書郎遷洛陽尉
充集賢院修撰改長安尉集賢校理轉太常寺主簿職仍故遷太常
博士改右補闕獻疏切直人爲危之及餘慶入朝憲宗謂餘慶曰卿
之令子朕之直臣可更相賀遂遷起居舍人改考功員外郎刺史有
驅迫人吏上言政績請刊石紀政者瀚探得其情條責廉使巧跡遂
露人服其敏識時餘慶爲僕射請改省郎乃換國子博士史館修撰
丁毋憂除喪拜考功郎中復丁内艱終制退居氾上長慶中徵爲司

封郎中史館修撰累遷中書舍人文宗登極擢爲翰林侍講學士上命撰經史要録二十卷書成上喜其精博因以十九書語類上親自發問瀚應對無滯錫以金紫太和二年遷禮部侍郎典貢舉二年選拔造秀時號得人轉兵部侍郎改吏部出爲河南尹皆著能名入爲左丞旋拜刑部尚書兼判左丞事出爲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檢校戸部尚書興元尹兼御史大夫餘慶之鎮興元創立儒宮開設學館至瀚之來復繼前美開成四年閏正月以戸部尚書徵詔下之日卒于興元年六十四贈右僕射謚曰宣有文集制誥共三十卷行于世瀚四子允謨茂諶處誨從讜允謨以蔭累官臺省歷蜀彭濠晉四州刺史位終太子右庶子茂諶避國諱改茂休開成二年登進士第四遷太常博士兵部員外郎吏部郎中絳州刺史位終秘書監處誨字延美於昆仲間文章拔秀早爲士友所推太和八年登進士第釋褐秘府轉監察拾遺尚書郎給事中累遷工部刑部侍郎出爲越州刺史浙東觀察使檢校刑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卒

于汴處誨族父朗初朗爲定州節度使時處誨爲工部侍郎因早朝假寐於待漏院忽夢巳爲浙東觀察使經過汴州而朗爲汴帥留連飲餞仰視屋棟飾以黃土賓從皆所識明年朗果自定州鎮宣武辟韋重掌書記重將行處誨告以所夢明年處誨轉刑部侍郎其年秋授浙東觀察使行及潼關朗遣從事迎勞仍致手書令先疏所夢比至汴宴于清暑亭賓佐悉符夢中朗仰視屋棟曰此亦黃土也四座感歎移時後五年朗卒處誨繼爲汴州節度使乃賦詩一章刻于廳事以盡思朗之悲處誨方雅好古且勤於著述撰集至多爲校書郎時撰次明皇雜録三篇行於世從讜字正求會昌二年登進士第釋褐秘書省校書郎歷拾遺補闕尚書郎知制誥故相令狐綯魏扶皆父貢舉門生爲之延譽尋遷中書舍人咸通三年知貢舉拜禮部侍郎轉刑部改吏部侍郎典選平允時無屈人垂將作輔以權臣請託不行改檢校刑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踰年乞還不允改檢校兵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朞年

報政美聲流聞當途者懼其大用改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五管爲南詔蠻所擾天下徵兵時有龐勛之亂不暇邊事從讜在鎮北兵寡弱夷獠棼然乃擇其土豪授之右職禦侮扞城皆得其効雖郡邑屢陷而交廣晏然俄而懿宗厭代從讜以久在番禺不樂風土思歸戀闕形於賦詠累上章求爲分司散秩僖宗徵還用爲刑部尚書尋以本官同平章事乾符中盜起河南天下騷動陰山府沙陁都督李國昌部族方強虎視北邊屬靈州防禦使段文楚軍儲不繼郡兵乏食乃密引沙陁部攻城殺文楚遂據振武軍雲朔等州又令其子克章克用大合諸部南侵忻代前帥竇瀚李侃李蔚相繼以重臣鎮并部皆不能遏俄而康傳圭爲三軍所殺軍士益驕矜功責賞動爲譟聚加以河南河北七道兵帥雲合都下人不聊生沙陁連陷城邑朝廷難於擇帥僖宗欲以宰臣臨制之詔曰開府儀同三司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充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上柱國滎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鄭從讜自處鈞衡屢來麟鳳才高應變動必研機

朕以北門興王故地以爾嘗施惠化尚有去思方當用武之時暫輟調元之職佇殲兇醜副我憂勤可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兼行營招討等使制下許自擇叅佐乃奏長安令王調爲副使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劉崇龜爲節度判官前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趙崇爲觀察判官前進士劉崇魯充推官前左拾遺李渥充掌書記前長安尉崔澤充支使開幕之盛冠於一時時中朝瞻望者目太原爲小朝廷言名人之多也時新承軍亂之後殺掠攻摽無日無之從讜貌温而氣劲沉機善斷奸無遁情凡宄謀盜發無不落其彀中以是羣豪惕息舊府城都虞候張彦球者前帥令率兵三千逐沙陁於百井中路而還縱兵破鑰殺故帥康傳圭及從讜至捜索其魁誅之知彦球意善有方略召之開喻坦然無疑悉以兵柄委之廣明初李鈞李涿繼率本道之師出鴈門爲沙陁所敗十二月黄巢犯長安僖宗出幸傳詔謂從讜曰卿志安封域權揔戎麾夷夏具瞻社稷全賴今月五日草賊黄巢奔衝十六日駐驆梁漢上慙九廟

下媿萬方藩閫乍聞痛憤應切專差供奉官劉全及往彼慰喻卿宜差點本道兵士酌量多少付北面副招討使諸葛爽俾令入援從讜承詔雪涕團結戎伍遣牙將論安後院軍使朱玫率步騎五千從諸葛爽入關赴難時中和元年五月也論安軍次離石是月沙陀李克用軍奄至營于汾東稱奉詔赴難入關從讜具槀餼犒勞信宿不發克用傳城而呼曰本軍將南下欲與相公面言從讜登城謂之曰僕射父子咸通以來奮激忠義血戰爲國天下之人受賜老夫歷事累朝位忝將相今日羣盜擾攘輿駕奔播蕩覆神州不能荷戈討賊以酬聖奬老夫之罪也然多難圖勳是僕射立功立事之時也所恨受命守藩不敢辱命無以仰陪戎棨若僕射終以君親爲念破賊之後車駕還宮却得待罪闕庭是所願也唯僕射自愛克用拜謝而去然雜虜不戢肆掠近甸從讜遣大將王蟾薛威出師追擊之翌日契苾部救兵至沙陀大敗而還初論安率師入關至陰地以數百卒擅歸從讜集諸部校斬之於鞫塲並以兵衆付朱玫赴難時鄭畋亦以宰

相鎮鳳翔與從讜宗人同年登進士畋亦舉兵岐下以遏賊巢廣明首唱仗義斷賊首尾逆徒名爲二鄭國威復振二儒帥之功也二年十一月代北監軍使陳景斯奉詔赦沙陁部許討賊自贖繇是沙陁五部數萬人南下不敢蹈境乃自嵐石㳂河而南唯李克用以數百騎臨城叙别從讜遺之名馬器幣而訣三年克用破賊立功授河東節度代從讜還至榆次遣使致禮謂從讜曰予家尊在鴈門且還覲省相公徐治行裝勿遽首途從讜承詔即日牒監軍使周從寓請知兵馬留後事書記劉崇魯知觀察留後事戒之曰俟面李公按籍而還五月十五日從讜離太原時京城雖復車駕未還道途多寇行次絳州唐彥謙爲刺史留駐數月冬詔使追赴行在復輔政歷司空司徒正拜侍中光啓末固辭機務以疾還第卒有司謚曰文忠從讜知人善任性不驕矜故所至有聲績在太原時大將張彥球強傑難制前後帥守以疑間貽釁故軍旅不寧及從讜撫封四年知其才用可委開懷任遇得其死力故抗虜全城多彥球之効也累奏爲行軍

司馬及再秉政用 爲金吾將軍累郡刺史在絳州時彦謙判官陸扆嗜學有才思寓於郡齋日與之談宴無間先後乃稱之於朝位至淸顯在汴時以兄處誨甞爲鎭帥歿於是郡訖一政受代不於公署舉樂其友悌知禮操履如此國之名臣文忠有焉

韋貫之本名純以憲宗廟諱遂以字稱八代祖敻仕周號逍遥公父肇官至吏部侍郎有重名於時貫之即其第二子少舉進士貞元初登賢良科授校書郎秩滿從調判入等再轉長安縣丞德宗末年京兆尹李實權移宰相言其可否必數日而詔行人有以貫之名薦於實者荅曰是其人居與吾同里亟聞其賢但吾得識其面而進於上舉笏示說者曰實已記其名氏矣說者喜驟以其語告於貫之且曰子今日詣實而明日受賀矣貫之唯唯數歲中不往然是後竟不遷永貞中始除監察御史上書舉季弟纁自代時議不以爲私轉右補闕而纁代爲監察元和元年杜從郁爲左補闕貫之與崔羣奏論尋降爲左拾遺又論遺補雖品不同皆是諫官父爲宰相子爲諫官若

政有得失不可使子論父改爲秘書丞後與中書舍人張弘靖考制策第其名者十八人其後多以文稱轉禮部員外郎新羅人金忠義以機巧進至少府監廕其子爲兩館生貫之持其籍不與曰工商之子不當仕忠義以藝通權倖爲請者非一貫之持之愈堅既而疏陳忠義不宜汚朝籍詞理懇切竟罷去之改吏部員外郎三年復策賢良之士又命貫之與戶部侍郎楊於陵左司郎中鄭敬都官郎中李益同爲考策官貫之奏居上第者三人言實指切時病不顧忌諱雖同考策者皆難其詞直貫之獨署其奏遂出爲果州刺史道中黜巴州刺史俄徵爲都官郎中知制誥踰年拜中書舍人改禮部侍郎凡二年所選士大抵抑浮華先行實由是趨競者稍息轉尚書右丞中謝日面賜金紫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淮西之役鎮州盜竊發輦下殺宰相武元衡傷御史中丞裴度及度爲相二寇並征議者以物力不可貫之請釋鎮以養威攻蔡以專力上方急於太平未可其奏貫之進言陛下豈不知建中之事乎天下之兵始於蔡急魏

應齊趙同惡德宗率天下兵命李抱眞馬燧急攻之物力用屈於是朱泚乘之爲亂朱滔隨而向闕致使梁漢爲府奉天有行皆陛下所聞見非他不能忍待次第速於撲滅故也陛下獨不能寬歲月俟拔蔡而圖鎭邪上深然之而業已下伐鎭詔後滅蔡而鎭自服如其策焉初王師征蔡以汴帥韓弘爲都統又命汝帥烏重胤許帥李光顔合兵而進貫之以爲諸將四面討賊各銳進取今若置統督復令二師連營則持重養威未可以歲月下也貫之議不四年而始尅蔡尋遷中書侍郎同列以張仲素段文昌進名爲學士憲宗阻之以行止未正不宜在內庭貫之爲相嚴身律下以清流品爲先故門無雜賓有張宿者有口辯得幸於憲宗擢爲左補闕將使淄青宰臣裴度欲爲請章服貫之曰此人得幸何要假其恩寵耶其事遂寢宿深銜之卒爲所搆誣以朋黨罷爲吏部侍郎不涉旬出爲湖南觀察使弟纁虢州刺史纁亦貶遠郡時兩河留兵國用不足命鹽鐵副使程异使諸道督課財賦异所至方鎭皆諷令掊拾進獻貫之謂兩稅外不忍橫

賦加人所獻未滿异意遂率屬內六州留錢以繼獻由是罷爲太子詹事分司東都上卽位擢爲河南尹徵拜工部尚書未行長慶元年卒於東都年六十二詔贈尚書右僕射貫之自布衣至貴位居室無改易歷重位二十年苞苴寶玉不敢到門性沉厚寡言與人交終歲無款曲未嘗僞詞以悅人身殁之後家無羨財有文集三十卷伯兄綬德宗朝爲翰林學士貞元之政多參決於內署綬所議論常合中道然畏愼致傷晩得心疾故不極其用纁有精識與學爲士林所器閨門之內名教相樂故韋氏兄弟令稱推於一時纁累官至太常少卿貫之子澳潾

澳字子斐大和六年擢進士第又以宏詞登科性貞退寡欲登第後十年不仕伯兄温與御史中丞高元裕友善温請用澳爲御史謂澳曰高二十九持憲綱欲與汝相面汝必得御史澳不答温曰高君端士汝不可輕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竟不詣元裕之門周墀鎭鄭滑辟爲從事墀輔政以澳爲考功員外郎史館修撰墀初作相私謂澳曰

才小任重何以相救澳曰苟公重知顧公無權足矣墀憮然不喻其旨澳曰爵賞刑罰非公共欲行者願不以喜怒憎愛行之但令百司羣官各舉其職則公欽袵於廟堂之上天下自理何要權耶墀深然之不周歲以本官知制誥尋召充翰林學士累遷戶部兵部侍郎學士承旨與同寮蕭寘深爲宣宗所遇每二人同直無不召見詢訪時事每有邦國刑政大事中使傳宣草詞澳心欲論諫即曰此一事須降御札方敢施行遲留至旦必論其可否上旨多從之出爲京兆尹不避權豪京師讋憚會判戶部宰相蕭鄴改判度支澳於延英對上曰戶部闕判使澳對以府事上言戶部闕判使者三又曰卿意何如澳對曰臣近年心力減耗不奈繁劇累曾陳乞一小鎮聖慈未垂矜允上默然不樂其奏澳甥柳玭知其對謂澳曰舅之奬遇特承聖知延英奏對恐未得中澳曰吾不爲時相所信忽自宸旨委以使務必以吾他歧得之何以自明我意不錯爾須知時事漸不堪是吾徒貪爵位所致爾宜志之大中十二年撿校工部尚書兼孟州刺史充河

陽三城懷孟澤節度等使辭於內殿上曰卿自求便我不去卿在河
陽累年中使王居方使魏州令傳詔旨謂澳曰久別無恙知卿奉道
得何藥術可具居方口奏澳因中使上章陳謝又曰方士殊不可聽
金石有毒切不宜服食帝嘉其忠將召之而帝厭代懿宗即位遷檢
校戶部尚書兼青州刺史平盧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入爲戶部侍郎
轉吏部銓綜平允不受請託爲執政所惡出爲邠州刺史邠寧節度
使宰相杜審權素不悅於澳會吏部發澳時簿籍吏緣爲奸坐罷鎮
以秘書監分司東都嘗戲吟云莫將韋鑒同殷鑒錯認容身作保身
此句聞於京師權幸尤怒之上表求致仕宰相疑其怨望拜河南尹
制出累上章辭疾以松檟在秦川求歸樊川別業許之踰年復授戶
部侍郎以疾不拜而卒贈戶部尚書謚曰貞澥亦登進士第無位而
卒澥子庾庠序雍郊庾登進士第累佐使府入朝爲御史累遷兵部
郎中諫議大夫從僖宗幸蜀改中書舍人累拜刑部侍郎判戶部事
車駕還京充頓遞使至鳳翔病卒序雍郊皆登進士第序雍官至尚

書郎郊文學尤高累歷清顯自禮部員外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
昭宗末召充翰林學士累官戶部侍郎學士承旨卒
史臣曰二武朗拔精裁爲時羽儀嫉惡太甚遭罹不幸傳刃喋血誠
可哀哉令狐中傷爲惡滋甚君子之行其若是乎鄭貞公博雅好古
一代儒宗文忠致君無忝乃祖衣冠之盛近代罕儔韋氏三宗世多
才俊純纁忠懿爲時元龜作輔論兵言皆體國澳之貞亮不替祖風
三代謚貞考行無愧
贊曰后族崢嶸平一辭榮高風襲慶鍾在二衡猗與貞公繼以文忠
純纁文雅綽有父風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八